

导 读

一、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芝川镇）人。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卒于昭帝之初（前 86 年左右），享年约六十岁（从王国维说）。司马迁的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正值西汉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以后的第一个盛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发展的局面。司马迁生活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成就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业。

（一）司马迁生平述略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认为，孔子之后，已经有约四百年没有优秀的通

史著作问世，史统有断绝之虞。今人当师法孔子，维持史统。这个神圣职责落在了司马迁的身上。盛大的时代和多彩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文化巨人地位。

1. 家学渊源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马氏世系，其始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历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自认这是最为光荣的家世。

司马之姓来源于西周宣王时，一位辅佐王室中兴的将军，封于程，名叫休甫，史称程伯休甫，做了掌军事的司马，其后世子孙称司马氏。

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正进行着一场大变革，司马氏家族适应时代变迁，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人物产生。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离开周王室，避难到了晋国。晋国由盛转衰，到三家分晋而灭亡，司马氏再度分散，著名的有三支，各支都出了许多名人。一支在卫，这一支的名人司马喜做了中山国的相。一支在赵，战国后期出了一个著名的剑客司马蒯聩。司马蒯聩的第十五代孙就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司马懿。一支在秦，居地在少梁，汉朝设立夏阳县，这一支是司马迁的祖先。司马迁祖居地少梁高门原，在今陕西韩城市西南十八里高门村。在汉代，这里是夏阳县城的近郊。

少梁司马氏，在秦惠王时出了一个名将司马错，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为秦国伐蜀大将，开拓了巴蜀大片领土，并做了蜀地的留守。司马错又东伐败楚，与秦国名将白起比肩。司马错孙子司马靳在秦赵长平之战时做了武安君白起的副将，立下赫赫战功。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三世祖司马无泽两代分别任秦国的大铁官和西汉长安大市的市长。这些是司马迁得以继承兵学、经济学的家学渊源。《史记》擅长描写战争，为众多兵家人物立传，又首创经济史传《平准书》与《货殖列传》，这些与其家学的兵学与经济学渊源是分不开的。

司马无泽生司马喜，爵为五大夫。司马昌、无泽、喜三代死后都葬在故里高门原。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汉武帝时的太史令，有修史之职和修史之志。他不仅开始搜集资料、发凡起例，以做准备，还重点培养儿子司马迁。司马迁年少聪明，年十岁即能诵古文。司马谈又为司马迁聘请了名师，使司马迁接受良好的教育。

2. 司马迁的师承与交谊

汉武帝时代，有几位影响深远的大学问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还有一位天文学大师唐都。因司马谈的关系，司马迁得以有幸拜在他们门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把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归并为儒、墨、名、法、阴阳、道六家，认为六家学说皆有益于治，表明司马谈不墨守门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司马迁出仕为郎，又与大文学家严安、庄助、枚乘及上大夫壶遂等为友，并受到他们文学修养的熏陶。司马迁师承大师，与时贤为友，所得良师益友之助甚多。

3. 二十壮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正当盛年，怀抱着凌云壮志，秉承父命壮游全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走出书斋读无字之书，向社会作调查。后人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大学问家不可或缺的经历。司马迁此行了解和搜求了古代与当时的历史传说故事与各种史料，经历了许多磨难，并在《史记》中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历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

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碭、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

司马迁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王嬴政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轶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作了广泛的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然于胸。清初顾炎武评论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日知录》卷二十六）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宋人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栞城集》卷二十二）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大量的遗文古事；而且开拓了视野，开阔了胸怀，增长了识见和才干。王国维称为“宦学之游”。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4. 入仕郎中，奉使西征

郎官是皇帝的贴身卫队，其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掌守门户，指在宫中为皇帝看门；出充车骑，指皇帝出行，作为前呼后拥的仪仗。郎官又是国家的官吏储备系统，没有定员，多至上千人。积资有年，郎官外出，到地方任职，如县令；到朝中各部任职，如令、丞。

郎官有四个等级：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一部分由高官子弟充任，一般是两千石高官；一部分为地方推荐上来的富人子弟。郎官制度称为恩荫。在皇帝身边的中级官员，子弟也可以得到恩荫。司马迁父亲司马

谈为太史令，六百石，即中级官员，但太史令要观天象，列席朝廷议政，起草礼仪制度，得以接近皇帝，因此，司马迁得到恩荫，在元狩五年（前118）二十八岁时仕为郎中，为最低一级的郎官。

司马迁才能卓著，善写文章、作赋；汉武帝能文能武，也是写文章、作赋作歌的高手。汉武帝把全国青年文学高手吸收入郎官卫队中，司马迁因其才华横溢得到武帝赏识。元鼎六年（前111）武帝发兵征西南夷（今云、贵两省及四川西部地区），派司马迁以郎中将的职衔去监军。司马迁在这一地区生活和工作了整一年的时间，设置了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武都等郡。由于是安抚新区少数民族，司马迁提出了“毋赋税，以故俗治”的办法，开创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施政大纲，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了不起的先进思想。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南中，治理办法就是依据司马迁的“以故俗治”。《史记》首创民族史传，等列少数民族为天子臣民，这与司马迁奉使西征的这一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

5. 扈从武帝

司马迁一生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雄才大略，创造了许多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司马迁满腹经纶，用如椽大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个大时代。汉武帝四出巡行郡县，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司马迁随行，也走遍祖国大地，是为“扈从之游”。汉武帝好文学，能诗能赋，建立乐府，采集歌谣，以观民风，并且还网罗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一大批文人学士在身边，君唱臣和，充满了浪漫情怀与豪放气派。司马迁时值年少，以后生晚辈置身其间，才华横溢，深得汉武帝亲信而为文学侍从。此时司马迁得意非凡，“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这说明，扈从生活，司马迁还是非常珍惜的。

扈从武帝，使司马迁跻身于封建中央王朝中枢，了解到了大量机密，像“入寿宫侍祠神语”这类触及武帝隐私与心理的生活经历，“其事秘，世莫知”，司马迁也得以参与。这些生活经历，是司马迁写《封禅书》等篇的基础。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首次大规模出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十分排场。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西登空桐，临祖厉河而还。元封四年（前107），汉武帝北出萧关，带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场面十分雄伟壮观。司马迁擅长大场面的描写，是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巡游分不开的。司马迁扈从武帝，使他深深地呼吸着大一统时代的新鲜气息。

6. 受父遗命，立下修史壮志

元封元年夏初四月，封禅大典就要在泰山举行。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史官，该是何等的激动。可惜他因病滞留周南（今河南洛阳），未能参与。这时，奉使西征的司马迁从西南夷前线赶回来向汉武帝报告抚定西南夷的情况，要在封禅大典上祭告天地。司马迁行到洛阳，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司马谈在弥留之际，拉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痛苦的眼泪遗命司马迁，以尽忠尽孝的大义激励司马迁，要司马迁发誓继任太史令完成一代大典。太史令秩六百石，而当时司马迁以郎中将军衔奉使归来，已是秩一千石，又侍从武帝，前程似锦。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司马谈发出了悲怆的叹息。他说：“世传史官的司马氏之业，难道就要断送在我的手里吗？”可以体察出，司马谈这位执着的历史学家，对未能亲手完成修史计划是多么的揪心！他慨叹命运而绝不屈服于命运，他遗命儿子司马迁来完成修史大业。司马迁心灵受到震动，他低着头，流泪呜咽，恳切地向父亲立下誓言。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临终的一幕，给予司马迁的刺激是太深刻了。所以他的记述是那样的激情满怀。司马迁也果真牢牢记住了司马谈临终的伟大遗命，时常叨念“先人有言”。司马迁守丧三年，到了元封三年，他遵从父亲

遗言继任太史令，独立担当起修史重任。太史令虽然职位卑微，但却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历史顾问，重大制度的兴革和典礼仪节均有太史令参加讨论。太史令还掌管国家图籍和档案簿书，这是修史的重要条件。司马迁作为司马谈的独生子，是司马谈精心培养的修史接班人，从二十南游开始，已经进入了修史的见习期。南游的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全国范围作文史考察，调查、访问、搜求轶闻古事。司马谈临终时，司马迁三十六岁，已有十六年的修史见习的历练，无论是阅历，还是修养，均走向成熟，为独立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上所述，着重讲司马迁的前半生，即三十六岁以前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足迹，一路顺风顺水。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学术大师，培植了他的学；二十壮游、扈从武帝、奉使西征，以及后来的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文武世家遗传的将才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诱导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一个良史所要具备的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后半生全身心投入修史，又经历了两个人生里程。一是参与太初历的修撰，风光无限，是司马迁人生一路顺风的巅峰；后因李陵案株连遭受腐刑，人生跌入最低谷，历经生与死的抉择，终于从悲怨中走出来发愤著书。这两个人生里程落实在修史中，两次提升了《史记》主题，具体过程将在下一节详说。

（二）《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观条件交叉产生的必然。

1. 《史记》是时代的产物

这可从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如何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作出学术

的综合。早在汉高祖即位之初，这位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就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酈生陆贾列传》）的历史经验，寻求长治之术。文帝时，贾谊作《过秦论》，贾山作《至言》，总结秦亡的教训，是陆贾《新语》的继续，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到了汉武帝时代，理论的归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春秋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已经是学术综合的工作了。与司马谈同时而与司马迁相及的淮南王刘安，招集学者编纂了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淮南子·要略》）的《淮南子》，更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强调百家殊途同归，“皆务为治”，明确地阐述了学术综合与治政的关系。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①，这正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精神和时代的使命。

其二，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司马迁著《史记》，“是长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②。如果没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史记》这样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能够运用这些典籍，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的条件。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司马谈、司马迁相继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阅读秘籍图书，成为最博学的人。

其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宏阔昂扬的时代，是《史记》成书的直接背景。

其四，汉武帝的后期，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其五，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成“一家之言”。汉文帝即位，发动了对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伤国也”（贾谊《过秦论》）的历史教训，鼓励臣民“直言极谏”。举贤良方正的

基本条件就是“直言极谏”。汉武帝专制有别于秦始皇的根本之点，就是还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汲黯在廷对时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武帝怒而不罪。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虽“罢黜百家”，而文网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议政。故司马迁述史，汉武帝未予干涉。在这一环境下，司马迁才敢直言，实录史事，虽有忌讳之辞，而能终成一家之言。

以上各点，是《史记》成书的客观条件。

2. 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司马谈发凡起例，嗣后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其业。

（1）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谈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入仕，就发愿继承孔子圣人的事业，完成一代大典，提出了创作《史记》。司马谈正式撰述是在元狩元年（前122），直至元封元年（前110）去世。司马谈修史准备从建元元年至元狩元年，已达十八年，正式写作从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共十二年，前后三十年耗尽了他的一生。《史记》规模体制，以人为主，通史原则，均已确定。司马谈临终遗言，交代其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孔子效《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论六家要指》为司马谈所作述史宣言，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也就是《史记》的主题。

（2）司马迁继承父业，铸就丰碑。元封元年，司马迁三十六岁，受父遗命，继续修史。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八岁，继任为太史令，至武帝之末的后元二年（前87），司马迁全身心投入修史，又独立进行创作二十二年，从元封元年起算，则是二十四年。司马谈发凡起例

的《太史公书》，宗旨是以“颂扬”为主题，着重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断限上起陶唐，突显让德；下迄元狩获麟，象征文成致麟。从元狩元年（前122）至太初元年（前104），又历十九年，至太初四年（前101）是二十二年。这二十年间西汉崛起达于极盛，汉武帝北逐匈奴，开通西域，拓土西南夷，并灭两越，封禅制历，象征天命攸归，完成大一统。司马迁参与了封禅制历，激动非凡，在太初元年完成制历后与好友壶遂讨论《史记》写作宗旨，司马迁宏扬司马谈记述历史以颂扬为本始的主题，形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体系，提升了《史记》主题。延展断限，上起黄帝，下迄太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提出了“非兵不强，非德不昌”的治国理念。司马迁还与壶遂讨论了历史学的批判功能。司马迁以“见盛观衰”的高瞻远识，蒙眛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干预社会生活的本能，具有批判功能。司马迁借《春秋》提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思想理念。孔子的《春秋》没有“贬天子”，而是为尊者讳，显然只有司马迁的实录记述才能赋予历史学这一功能。司马迁追述与壶遂的讨论，是总结终其一生的思想积淀，“贬天子”当是受祸以后第二次提升《史记》主题的思想境界，下一节详述。

《史记》最终下限，从太初元年延展至太初四年，当代人物传记事迹载述至太初四年，重大事件以及汉代年表记述止于太初四年。司马迁晚年修订《史记》，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调整篇目与编定次序；其二，抒愤寄托，鸣写不平；其三，附记太初以后大事。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司马迁最后完成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总括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司马迁不负父亲临终遗言的使命，铸就了丰碑。

（3）《史记》丰碑，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今人考证，《史记》五体均有司马谈的痕迹。研究《史记》不谈司马谈，是不完整的。他发凡起例的创造，应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谈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史

记》终成于司马迁之手。司马谈之作，司马迁加以重新厘正，所以完整的《史记》不容分割。尽管《史记》是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共同创作，但《史记》的思想体系只能以司马迁一人为代表，也是确定无疑的。司马谈经营《史记》三十年，正式写作十二年；司马迁继续写作二十四年，参与见习十六年，总计经营四十年。父子两代合计经营《史记》七十年，减去重叠的十六年，首尾五十四年，接力写作共三十六年，耗尽了两代人的心血。一代大典的完成是如此的艰难，也正因为是两代人的巨大付出，才铸就了《史记》丰碑。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的鲜血和生命化成的《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永远值得人们祭奠。

3. 司马迁受宫刑而发愤著书，撰成鸿篇巨制

太初元年之后第七年，即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李陵案牵连身遭腐刑，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次厄运。这场灾祸，改变了司马迁的立场，他从悲怨中走出，发愤著书，不仅是《史记》成书的一大动因，而且再次提升了《史记》的主题，使之发生了质的改变。

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少为建章监，骑射技术有其祖父李广之风，又谦虚下士，甚得战士心，与司马迁是很好的朋友。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达浚稽山（约在今蒙古国的图拉河与鄂尔浑河间），吸引单于的注意力，保证贰师将军的出击。李陵遭遇了匈奴主力八万骑兵的包围，全军覆没，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天汉三年，受株连下狱，被判死罪。汉武帝惜其才，减罪一等，可以交五十万罚金免罪。司马迁无钱，受腐刑代死，即所谓的“李陵之祸”。

腐刑就是宫刑。儒家的忠孝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何况是宫刑，只有做宦官的人才受宫刑。司马迁称“大质已亏”，为

人所不齿。刑余之人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司马迁因受宫刑，出狱后被汉武帝用为中书令，被朝官视为尊宠之职，司马迁却认为是奇耻大辱，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多次想到自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沉痛思考中作抉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人的一生，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仅仅以一死来同黑暗作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和《伯夷列传》中引孔子之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了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训：“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也。”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为最大的孝道。司马迁进而笃信立德、立功、立言的修身观念，史称三立精神。刑余之人没有机会立德、立功，唯有立言，写好《史记》供后人评说。司马迁忍辱负重，以更加激扬奋发的精神投身于《史记》的修纂。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著作。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负重，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旷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述往事，思来者，提升了主题。司马迁宣称，《史记》记事实录，“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也就是王公贵族，包括帝王本人，都可以批评，不为尊者讳，不与圣人同是非，这只能是司马迁受宫刑以后才能产生的叛逆新思维。

二、体大思精的著作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著作。体大是指《史记》宏大的五体结构，指外在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即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司马迁以前，还没有一部体例完备、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造了纪传体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本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评说《史记》的伟大创造。

（一）宏大的五体结构

《史记》由五体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的这一五体结构，记述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在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宋代史学家郑樵评论说：

《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

清代史学家赵翼更进一步评论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劄记》卷一）

郑樵和赵翼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承袭了《史记》的体例，历朝历代接续不断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史记》所起的

开创与启后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史家之绝唱”的评价当之无愧。

《史记》五体义例，伴随本书五体选文予以说明，这里就从略了。

（二）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

司马迁创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把天、地、人，以及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纳于一书，使《史记》成为一部继往开来的百科全书，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包。用今天的话讲，《史记》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括于一书。这里，从历史学角度看《史记》的百科内容，大要有五个方面。

1. 备载天地万物

天地是人生之根本，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环境纳入史学范畴，考察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司马迁十分形象地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父母为个体人的根本，天地为人类的根本。研究人，必须研究天、研究地，就这样，天文学、地理学在《史记》中得到了反映，即特立了《天官书》《历书》《河渠书》等专篇。此外，《夏本纪》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与地理有关。

2. 囊括国家大政

在古代，国家大政被归纳为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这是先秦时代儒家的八政观念，载于《尚书·洪范》，《史记》采入《宋微子世家》。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居八政的第一、第二位。《史记》八书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司马迁认为礼是维系等级秩序的制度，为治国之头等大事，所以列礼为八书之首。礼乐相辅为治，故《乐书》与《礼书》蝉联。《洪范》八政内容在八书中的反映，“食”“货”对应“平准”，

“祀”对应“封禅”，“司空”对应“河渠”，“宾”对应“礼”“乐”，“师”对应“兵”（即《律书》）。《洪范》八政的司徒、司寇在八书中没有对应之篇，但在列传中有对应之篇，“司徒”对应“儒林”，“司寇”对应“循吏”“酷吏”。同时，《史记·货殖列传》亦为食货之事。对应只是一种近似的比较，并不等同。总之，《洪范》八政，在《史记》中均有所体现，表明司马迁把国家大政纳入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专列八书系列开后世政书之先河。内容和序列的调整，表现了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和国家大政的轻重序列。班固《汉书》十志，序列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内容更丰富，结构更严密，发展了司马迁史学，这是应当揭明的。班固还把职官纳入了史学范围，创《百官公卿表》以载其制。

3. 展现古今社会

国家大政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应是社会基层大众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生活。历史家的责任，就是要全面地反映以往历史的社会生活，摆事实，讲道理，还历史本来面目，知往鉴今，使读者受到启迪。司马迁很好地尽到了他的责任，以人物为中心贯通古今，全面地展现了古今社会实况。他不只是研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同时也研究社会下层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全方位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对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总结，达到了“备天地万物”于一书的境界。

4. 辨章学术

《太史公自序》论列六家要旨，又立“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列传，辨章学术，把学术、学派纳入了史学研究范围。班固在《汉书》中立《艺文志》，对学术学派进行分类，使其更加条理化和严密，这是弘扬司马迁之学。司马迁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如金石、简牍、甲骨，作为专门学术是后代的事，金石学形成于宋代，简牍学、甲骨学奠基于近

代，但这些学问早在先秦就已经发源。三代已经开始了铸鼎彝^③，秦代已经重刻石，甲骨盛行于殷周，秦汉是简牍为主要的时代。这些在司马迁时代是习见的东西，《史记》已纳入了研究范围。《史记》对金石、简牍、甲骨都有不同程度的载述。《周本纪》记武王克殷后“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秦始皇本纪》多次记载“刻石颂秦德”。《封禅书》记载得宝鼎，李少君鉴赏齐桓公器。这说明司马迁已将金石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周本纪》记“尹佚策祝曰”，《齐太公世家》记“史佚策祝”，《鲁周公世家》记“史策祝曰”，《孔子世家》记“（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匈奴列传》记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反映了简牍的形制、使用情况。可以说简牍已纳入了史学研究对象。至于甲骨，有《龟策列传》，此外记载卜筮卦象的篇章是很多的，如《周本纪》《晋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等篇，不必一一具引。

5. 遗事旧闻纳入史学研究范围

拾遗事，网旧闻，司马迁将之作为史学理论贯彻。这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明确的交代。一则曰“拾遗补艺”，《索隐》注：“补六艺之阙也。”再则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索隐》注：“旧闻有遗失放逸者，网罗而考论之也。”拾遗补缺，《左传》注《春秋》开其端，司马迁条释为理论，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裴松之《三国志注》，发展成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说是司马迁拾遗补缺、网罗旧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扬与光大。

拾遗补缺，贯彻在其创作过程中，使《史记》内容更加全面。如孔子高足七十子，《仲尼弟子列传》实载七十七人。《史记正义》：“公伯寮、秦冉、鄆单，《论语》不载。”说明也补了《孔子家语》之缺。《日者列传》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古代日者社会地位低贱，史书不载，司马迁特补前人之失而作《日者列

传》。列传中有许多人物附传，亦是补无传之缺，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补公孙贺、李息等十六人无传之缺。《史记》十表，特别是汉代诸表，不仅补纪、传人物之缺，也补行政大政之缺。如《将相表》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更命咸阳曰长安”，以及太尉之废置，都是本纪中没有记载的。

以上条列了司马迁创立百科全书式通史的五个主要方面，均属历史学的范畴，所以《史记》最本质的定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由于以人为中心，司马迁写人，创造了传记文学。《史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所以一般称《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

（三）《史记》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鲁迅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十分中肯，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成为定评。本文具体阐释《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所作的突出贡献。先说《史记》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史记》对中国史学最主要的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1. 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通史，奠定了中国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地位

中国史学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就有史官，但这些史官只是记载商王的言行，并负责占卜工作，类似宗教职员。周代继承这一传统，到春秋、战国时代，史籍产生，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即《尚书》是“左史记言”的典范著作，《春秋》是“右史记事”的典范著作。列国史官形成的著作有晋之《乘》、郑之《志》、楚之《梲杌》、鲁之《春秋》等，均属记言、记事的性质，很少有历史过程的记述与研究。《逸周书》《左传》《国语》《周礼》《仪礼》《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也属史籍，其特点多为资料汇编，内容庞杂，文字疏简，记事粗略，史实中杂有神话、传说、寓言，又多有后人的增饰，真伪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统、全面地记载人

类的社会活动，只是反映了片段历史，没有独立成为史书，也没有独立的史家概念。殷商是中国史学的萌芽时期，春秋、战国、秦是中国史学的童年，史籍只是经部的附属。

《史记》的问世，改变了这一状况。司马迁载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多年的通史，不仅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而且以人为主体，建立了崭新的历史观认识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史记》与先秦史籍比较，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史记》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学著作，它结束了中国史学的童年而走向成熟。由于《史记》的影响和带动，司马迁之后，史籍蓬勃发展，两汉以后，史籍独立成部，蔚为大观。

2. 揭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史记》把国家大政、社会生活、学术学问，即古今万物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开创了百科全书式通史的规模，这种模式、格局遂成为后世史学研究的正宗，使两千年的中国史学向着文化史、百科全书的模式发展。虽然《汉书》以降，均断代为史，与《史记》通史有所不同，然而研究对象、范围基本上沿袭《史记》，而且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不断发展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

《史记》在史学研究对象上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中心。《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是人传；表是人谱；书是人事、人传。此后历代修史便都遵循人本位的“祖制”。历代正史中的本纪、列传、表基本上都是大端。正史之外的书志体、地方志，也都是以人为本位。

3. 创立了历史编纂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怎样写历史，即司马迁编纂史事成书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其二，详变略渐。其三，熔铸改写。

(1)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八个字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一个方法论。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来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个历史长河是一个不断兴衰发展的连续系列。“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一个历史事件，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把握历史大势，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把握与观察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兴旺的时候，要看到它转化的起点。这一方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承认历史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变，是历史的永恒主题。所以司马迁写历史，最高原则与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

(2) 详变略渐。此是把握古今的一个原则，又是对“详今略古”的一个补充。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基本原则是详今略古，在详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详变略渐”，即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史记》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汉史篇幅过半，有六十二个专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详今略古还贯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为何详今略古？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即离今世愈近的历史愈有借鉴价值，这也是详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广这一原则，愈是变革的历史，愈有借鉴的价值，所以“详变略渐”，成为处理古今关系最重要的原则。

综观《史记》全书，特详四个段落的历史。一为西周建国史；二为战国之世的变革历史；三为秦汉之际的剧变历史；四为武帝建元、元封之间的变革历史。这四段变革历史加起来只有三百多年，只占三千年历史的十分之一，而叙述的内容，占全书五十二万字的百分之八十，即四十余万字。秦汉之际八年，建元、元封之间三十年，合计不到四十年，而叙述的篇目涉及四十四篇，占三分之一，篇幅字数亦约三分之一。

(3) 熔铸改写。司马迁称之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现今文学上称的再创作。尤其是写古代史，资料贫乏，司马迁不得不点滴搜求，零散积累。司马迁写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

全篇只有三千多字，今可按核的资料来自十余种书，有《尚书》《五帝德》《帝系姓》《国语》《左传》《世本》《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材料不仅零散，而且风格不统一，各种资料有很大的时间跨度，语言不一，甚或事实抵牾。司马迁把杂乱无章的历史资料，熔铸改写成了可资阅读的历史学著作，其创造精神和方法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4. 树立了中国史学上的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其一，大一统历史观。其二，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其三，朴素的唯物历史观。这里只说两个例证，以见其进步性。第一，《史记》开篇《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说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史记》全书所写列国世家、周边民族、人物列传，追本溯源，都是黄帝子孙。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应归功于司马迁的创造。中华民族共认一个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缘、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亲情，黄帝子孙，这一民族大一统观念，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具有无限的号召力。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决定作用。“民惟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陈涉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甚者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史记·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

(四)《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史记》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着重谈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语言巨匠；其二，散文大家；其三，创立传记文学。

1. 语言巨匠

语言与情节是文学创作的最基本元素。语言巨匠，就是文学大家。《史记》语言之优美，不仅独步当时，而且为后世人所不可企及。《史记》中，短句一个字，长句四五十字，当代汉语中的各种复杂句型，《史记》全有。《史记》语言生动、流畅，而又雄健峻洁，婉曲细微，形成独特的风格。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赋是最流行的标准的文学语言。汉赋在句式上喜用骈句、偶句、排比，音韵上讲究抑扬谐妙。这种贵族化、形式主义化，并与口语分家的语言，是不能胜任记叙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更不能用以描写人物，刻画形象。司马迁为了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在全面继承古代书面语言与学习民间语言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史记》中创作出了运用自如用以叙事的通俗化散文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用八个字概括：“长短相间，参差错落。”司马迁遣词造句，句式灵活而多变，长长短短，组成文章错落有致，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具体说，司马迁创造的通俗语言增强的表现力有三个方面。其一，引用先秦文献资料，对晦涩难懂的古文进行了汉代通行语的翻译；其二，大量采用和提炼民歌谣谚及方言俚语叙事，丰富了语言的内容；其三，司马迁精意锤炼用于刻画人物的语言，使之口语化、个性化。例如《张丞相列传》中写周昌口吃，模拟周昌神态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其中“期期”是对周昌急于表态而又口吃的生动摹写，描摹周昌又急又怒的神情，活灵活现。又如《李将军列传》写霸陵尉醉酒，呵止李广不得夜行，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是模拟装腔作势的醉汉语言，表现醉汉神态，十分精妙。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在东朝廷辩一节中，司

马迁通过切合各人身份、品格个性的语言，把窦婴之怒，田蚡之奸，韩安国之圆滑，王太后之愚泼，汉武帝之难言，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使各个人物的情态历历如在眼前。最精妙的语言模拟，出口便知说话人的身份。如《张耳陈余列传》写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出口就是说客口吻。

总之，司马迁运用语言的成功，是他精意学习和锤炼语言，使之口语化、通俗化、个性化的结果。司马迁还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夸张、素描、重沓、加倍形容，以及用虚字传神等来加强语言的文学性，打破平铺叙述的史笔，所以《史记》文章极富文采，这和班固的严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司马迁正是用他独创的具有魅力的语言，塑造出了一个形神俱备，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2. 散文大家

西汉文章两司马，是指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这是文史大家班固的评论。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评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班固推崇《史记》散文之优美，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比肩，足见司马迁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以司马迁为旗帜，把《史记》树为追慕学习的典范。韩愈论《史记》雄健，柳宗元论《史记》峻洁，韩柳并师法《史记》作文。《史记》文章为汉代散文典范，从此确立。明清人评点《史记》，对其文章艺术美的研究，挖掘更深，尤以清桐城派的评点，成绩最大。方苞用“义法”论《史记》，已经明确地触及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认识。方苞说的“义”就是“言有物”，即文章的内容；“法”就是“言有序”，即文章的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好文章。桐城派另一大家刘大魁，在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史记》散文的艺术美，指出《史记》文法有“大”“远”“疏”“变”四大特点。桐城派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林纾，他

对《史记》散文艺术美的研究卓有成绩。他撰写的《春觉斋论文》，对《史记》文章情韵之美，以及运用虚字和结尾艺术做了不少具体分析，发前人所未发。

3. 创立传记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标立“史传”专题，明确地把《史记》人物传记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评价《史记》的文学性，文章结构转折波澜，细节描写具有小说因素。最早把《史记》与小说相提并论的是明嘉靖间人李开先。他在《词谑》一书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把《水浒传》的情节安排与文章技巧与《史记》的文章技巧联系起来。到明末清初，金圣叹径直把《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六才子书”。金圣叹在《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中多次赞扬司马迁的文笔。尤其是《史记》与小说的关系，金圣叹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这些评论指出：中国文学的写人艺术，就是从司马迁创立史传文学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带史传特点，以故事情节取胜，其实就是师法司马迁。

此外，司马迁创立传记文学，是怎样塑造历史人物的。具体说，就是司马迁怎样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刻画了典型性的人物形象，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司马迁的写人艺术。限于篇幅，兹从略。

三、《史记》的撰述宗旨

《史记》的撰述宗旨是继《春秋》创一代大典，司马迁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十五字定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具体内涵和意义，分叙于次。

（一）究天人之际

“天人关系”是古代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究天人之际”，就是司马迁针对这一哲学根本问题提出的命题。它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天道观。

天有无意志？它能不能主宰人间事物？司马迁的回答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带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司马迁接受天命论的观点，承认天有意志，并用以解释一些重大的历史变局。他认为王朝的兴废更替有天命的作用。《律书序》说：“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命于天也。”《秦楚之际月表序》讲刘邦得天命说：“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汉文帝入嗣大统，司马迁也认为刘恒得天命。《外戚世家》说：“高后崩……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当司马迁还不能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来解释历史变局的时候，他只能委之于天命。如秦并天下就是一个事例。《六国年表序》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这里司马迁运用疑似之词“盖若”，表现了他的困惑。看来他并不满意于天命的解释，但不得已仍然相信了天命的观点。

此外，司马迁有时也讲到命运。如《傅靳蒯成列传》说傅宽、靳歙等平庸低能之将，固然是他们阿意受宠得封侯，但他们在严酷的楚汉战争中，“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也就是说，傅宽等人是交了好运了。又如说李广数奇，周亚夫侯而饿死等等，都是命运天定。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并不是阐释他的

老师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的神学思想，而恰好相反是对董仲舒神学思想体系的扬弃，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奋发精神。

从理论体系上看，“究天人之际”，有两个方面的意义。《说文》云：“际，壁会也。”（《说文》卷一四下）朱骏声曰：“凡两墙相合之缝曰际。”（《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第十三）两墙相合之缝，既是会合，也是分界。天人关系如两墙相合之缝，既是交会，也各自分途，有着明显的界限。

董仲舒讲“天人之际”，主要倾向是天人交会，宣扬畏天。其原话是：“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载《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相与”，即天人会合、互相感应。董仲舒的用心，企图用“谴告”说来限制君权为所欲为，免招败亡，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虚妄的“谴告”说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的，恰恰利用天人相与及君权神授的学说来开脱自己的罪责，愚弄百姓。董仲舒宣扬“畏天”，走向了他立意的反面，成为神学目的论者，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故他的天人相与学说得以泛滥。这一思想也给司马迁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但是，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讲天人交会，而是讲天人相分。他删去董仲舒“天人相与之际”这句话中“相与”二字，还要“究”它一番，也就是“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突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司马迁“究”的方法，就是“论考之行事”，在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和对人事的实际考察中，对天、人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唯物主义的见解，这才是司马迁天人观的主流。

第一，司马迁把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司马迁转述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对阴阳家的评论肯定了阴阳五行学说中对自然规律的概述，而批判否定了“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太史公自序》还批评了“星气之书，多杂祝祥，不经”。《封禅书》

对秦始皇、汉武帝的迷信活动更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揶揄讽刺。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迷信，开展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二，司马迁通过对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以议论为主，是一篇示例的论传。这篇论传的中心思想是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是在揭示七十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是两篇传记性质的《本纪》，相互衬映，构成了强烈的兴亡对比。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而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事业的成败。《太史公自序》明确地指出：“子羽暴虐，汉行功德。”项羽一系列的杀人屠城的倒行逆施导致了她的失败。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批评项羽至死不悟，怪罪“天亡我”是十分荒谬的。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进一步通过刘邦之口直接说出了天意不能支配人谋。刘邦说：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最清楚明白地说明了刘邦得天下是他善于用人的结果。天意不能支配历史的变迁，同样不能支配个人的祸福。《伯夷列传》在叙述了颜回早夭后说：“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这是对苍天“惩恶佑善”的天道直接发出了抗争的质问。《蒙恬列传》的“太史公曰”否定了蒙恬怪罪筑断地脉而遭诛屠的观点，指出他轻百姓力，助纣为虐，死有余辜。司马迁的这些论述，是强调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成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以上两个方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流和精髓，是应该肯定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否认有意志的“天”的存在，但是他主要的思想倾向不是深信，而是怀疑；不是顺从，而是违抗。反映在《史记》中，所表现的二元论，讲“天命”只是表面文章，强调人事才是重点。司马迁讲“天人感应”，目的是警示国君改过自新，修德修政，做了积极的解释和运用，这方面可以看作是对董仲舒思想积极意义的继承。至于在具体地论述历史变迁和评价人物的时候，是看不到天命论的影子的。

（二）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这一命题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是针锋相对的。“变”是司马迁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只有用“变”的观点才能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了认识历史之“变”，司马迁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论，如“详今略古”，“详变略渐”，“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等等。统括为一句话，就叫“通古今之变”。

通观整部《史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两大亮点。一是全面记述了古今之变的内容；二是建立了通变划分历史的断限。分述于次。

1. 全面记述了通古今之变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时势之变。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认为：“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司马迁每一个表，就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确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建侯国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皇权专制。”白先生

的论述，就是指从时势变化来“通古今之变”，也就是从大处把握了历史的发展变化。其二，兴亡之变。记述国家兴亡，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点。《史记》详细记载了夏、商、周、秦的兴亡，以及汉之兴，并从多方面揭示了兴亡的原因。《外戚世家》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败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娥，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这是从后妃是否有德关系到国家兴亡的角度来论述夏、商、周的政权更替。司马迁论秦之亡是失于政，于是“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三，成败之变。《史记》记载成败之变，俯拾皆是，或由胜转败，或反败为胜，精采纷呈。如《燕世家》与《乐毅列传》记载燕将乐毅伐齐，所向披靡，几乎灭亡了齐国，燕惠王信谗，派骑劫代替了乐毅，燕军大败，从此燕国一蹶不振。这一变化，燕由胜而败，国运转衰；齐国由败转胜，国家重整雄风。又如秦赵长平决战，赵王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持重的老将廉颇，导致赵军四十余万全军覆没，使赵国元气大伤。司马迁不仅详细论述成败之变的过程，而且总结成败之变的原因，就是用人是否唯贤。司马迁在《楚元王世家》中深有感慨地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其四，穷达之变。司马迁通过陈胜之口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每当风云际会，必然产生沧海桑田的命运变化。陈胜只是一个佣耕者，却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称了王。刘邦原是一个泗水亭长，后来机缘巧合做了大汉皇帝。刀笔吏萧何做了开国丞相，饿夫韩信封王封侯。历史上的商鞅、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蔺相如、李斯；随汉兴起的文臣武将，张良、陈平、陆贾、刘敬、周勃、樊噲、夏侯婴、灌婴等，无不是由穷而达的典型。司马迁叙写穷达之变的人物，命运由两个因素构成，

一是抓住时势机运，二是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不懈努力。司马迁立传标准就是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

以上四个方面，就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四大核心内容。包括了从社会到个人，从整体到个体，从一般到特殊的全面内容。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是一种辩证的系统历史观，具有超越于表象世界而直透历史本质的内在深刻性。

2. 建立了通变划分历史断限的标准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上下贯通三千年。司马迁洞察历史的发展过程，不仅要作贯通的研究，还要划分段落来考察，司马迁称之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前一段历史是后一段历史发展的原因；后一段历史是前一段历史发展的结果。十表具体地划分了司马迁所认识的历史发展阶段。《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是古代史表，略推三代；《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是近代史表，着重总结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汉兴以来诸表是现代史的专题年表，概括本朝政治的得失，这三大段历史的详略层次极为分明。五帝三代只作一个世表，用以勾勒历史的发展线索，虽然自“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三代世表序》），但那是靠不住的附会传说，司马迁不录，从共和元年起方始纪年。《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分界点是用“孔子卒”（《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以一代伟人的凋落作为时代的分界点，似乎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实则不然。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和《六国年表序》中集中论述了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巨大变化，这才是他划分时代断限的依据。古代用王公纪年。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而周敬王卒于四十四年（前476）。《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的绝对年代分界点，司马迁用的是周敬王之卒与周元王之立这两个周王的交替年代，并没有用孔子的绝对卒年，这样做为的是便于史事叙述。《六国年表》下限不是断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而是断至秦

二世之灭的公元前 207 年。这反映了司马迁划分历史断限具有一定的义例即理论，但是并不作机械的刀锯斧切，而以历史自然发展的段落划断限。《史记》全书的断限，司马迁发展了父亲的计划，延伸上限起于陶唐至黄帝始；他又延伸下限迄于麟止至太初，因为这更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黄帝是建立统一天下的圣王，尧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太初是西汉的极盛时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元狩元年是不能与之并提的。学术界主张《史记》下限断自元狩元年的人，未能很好研究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是绳墨之见，不可取。建立历史年代学，把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具有把历史叙述引向科学化轨道的重大意义，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空前的创造，是那个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是值得肯定的。

（三）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可简括为“一家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记录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言”就是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独创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内容，能启迪后人，影响社会。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熔铸在《史记》之中，表现为他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伦理各个领域的观点，内容极其丰富。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核心。《报任安书》作了最直接鲜明的表述。其言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讲的是《史记》取材，无所不包，这决定了《史记》内容的丰富性及复杂性。这句话也是司马迁提出的史学理论。他认为历史学要概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文化发展，所以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于一编之中。于是他创造了五体的表述形式来条理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历史。“考之行事”，是讲治史的观察方法，《太史公自序》阐释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等具体内容。“究天人之际”，讲自然和空间，划分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讲时间流变，人类社会是随时间流变而演进。司马迁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一个“变”字。“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通过考察历史来把握历史演进的内容，认识治乱兴衰的规律，为西汉一统的王朝政权寻求长治久安的“治道”。可以说这就是司马迁历史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历史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社会伦理思想等等，都要循着这一思考路线去分析，才能把握它的实质。所以我们说“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司马迁“一家之言”或“一家言”的核心。

简括地说，司马迁创作上独立成“家”，思想上自立为“言”，目标是追慕孔子，效法《春秋》，它高出于历史学，上升为代“圣”立“言”的境界，用一句现今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主要内容就是构建一个以历史学为载体的政治伦理学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可展开为三个层次：

其一，“一家言”的结构，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建立统一的新思想体系；

其二，“一家言”的核心思想，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志古自镜；

其三，“一家言”的表述形式，创立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综上所述，司马迁定位《史记》的三句话，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宗旨，其核心是落实在“成一家

之言”上。司马迁创立的“一家言”，就是建立一个以论“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历史是其表现形式，即历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就是效《春秋》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所以要融会贯通，创立百科全书，成为一部治世的政治伦理学大全，提供全社会人阅读。帝王读了，懂得治国，怎样为君；将相读了，懂得辅弼之任，理民之术，怎样为臣；百工之民读了，懂得各司其职，各任其力，为社会作贡献。例如，商人读《货殖列传》，懂得怎样经商；侠义之士读《游侠列传》，懂得怎样仗义反暴；为师治学者读《儒林列传》，懂得怎样为人师表；医巫卜者读《日者》《龟策》等传，懂得怎样施用方伎服务社会。如此这般，社会各色之人，均从《史记》中找到对照，找到楷模，懂得怎样做人。总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人伦之道，都囊括在《史记》之中了。汇综政治伦理和百科全书，正是秦汉大一统治世的需要，司马迁应运而生。司马迁不愿空言论道，他将一家言托之于历史，也就是用历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换一个说法，即前面说的，一家言是以历史学为载体的政治伦理学思想体系。为了普及流传，又增饰其文采，这样，《史记》就成了治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巨人。由于历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所以司马迁第一是历史学家，其次是文学家，其次是思想家。司马迁的本意是创作“政治伦理学”，通过历史记录来表达，这样就把政治伦理与历史统一起来，或者说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政治伦理学，所以《史记》是一部政治伦理学大全。由于司马迁的这一创作，使治乱兴衰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要内容，或者说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一传统，由孔子发其端，司马迁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一家言就是一个历史学体系也是完全成立的。因此，司马迁自成的一家，不属于阴、阳、儒、墨、名、法、道中的任何一家，也不

应与诸子百家并立为子学中的一家，而是一个崭新思想体系“政治历史学”，司马迁的本质是历史学家。

最后，说几句大众读者阅读《史记》应当选用的版本。当今最便阅读也是最好的读本，应当选用中华书局点校本。此本是唐代三家注合校本，由顾颉刚、宋云彬等人完成点校，于1959年初版，竖排繁体字印刷，分为十册，两百三十五万字。《史记》版本定型于唐代三家注，而奠基于一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④。点校本《史记》的出版，是学术界继唐代三家注定本以来最精善的一次整理，集千余年来学术研究之大成，在《史记》版本校勘学研究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点校本《史记》，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为底本，此本为金陵书局本经晚清著名校勘学家张文虎与唐仁寿校订。张、唐二人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博采宋元明清诸善本汇校汇考，又采择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史记考异》等书成果，详为校刊，考其异同，世称善本。点校本在此基础上参考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张裕钊校刊的归方评点本和吴汝纶点勘本等的句读，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作了全新的断句、标点和分段整理，是最便阅读的读本。此本有两大特点。第一，分段精善。一般是每事一段。但为了避免琐碎，凡事情简易、文字短小者，数事合为一段。反之，一个大事件，文字很长，则按事件发展的波澜分成若干段。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一节就分为四段。分段精善，使史实内容条理清晰，线索分明。第二，技术处理合理。为了段落之间眉目清楚，根据段与段之间的不同联系作了不同的技术处理。凡大段之间空一行。二人以上合传，关系密切的叙完一人事迹接续一人事迹时空一行；关系不密切的，人物之间空两行；附传人物为一组，之间不空行。正文中的大段引文如《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所引《过秦论》，以

及后人增补的文字如《张丞相列传》《酈生陆贾列传》所附增窜文字均另起一行，低两格以示区别。年表部分，在书眉上标注了公元纪年，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双页码的左边加上国名标尺，阅读和考证都十分方便。在《史记》正文中，将张文虎特别喜欢保存的古字都改成今体字，改回避讳的缺笔字，版刻异体字改作现在的通行字。对“三家注”，则用小号字分条排列于各段正文之后，标注号码对应。《史记》经过这样整理以后，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具备了新的时代风貌，有利于统一《史记》学习和研究者的“语言”，不仅给广大读者提供了精善的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这一成果，也为我国古籍整理作出了有典范意义的重要贡献。

2013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增加了校勘记，由赵生群主持的团队完成，并于2013年10月19日在全球同步首发，从此海内外广大读者有了一部更好的《史记》标准本。修订本在继承点校本《史记》全部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作了两大修订工作。一是对底本讹、脱、衍、倒所做的校改，出了校勘记达三千四百余条；二是订正了原点校本标点讹误，使《史记》文本更加精善。此本也是本书所用的底本。

本书是一部普及型的选编本，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修订本为底本，分段与标点有所厘正。《史记》选文二十八篇，五体皆备：计本纪选读五篇、十表序选读四篇；八书选读一篇，以见司马迁专题之长；世家选读四篇、列传选读十四篇，代表《史记》所载各种事件和人物典型形象。附录一篇，《报任安书》，本篇与《太史公自序》为表里之文，可以视为司马迁自传的一部分。全书合计二十九篇。五体分为五部分，每体有一简略说明，介绍《史记》五体结构的义例。选文解读分为注释、旁批、段意、点评四项内容。这样，本书可以说浓缩了《史记》的精华，力求反映《史

记》的精神风采，并体现时代精神。

- ①（清）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
- ②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 1981 年版。
- ③ 鼎彝：指古代祭祀用的鼎、尊等礼器。
- ④ 参阅裴氏《史记集解序》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史记

十二本纪

关于“本纪”一词的含义，唐人张守节在其所注《史记正义》一书的《五帝本纪》正义中，引用南朝宋人裴松之《史目》中的说法：“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张守节发挥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唐人刘知幾认为：“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又认为：“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据此，“本纪”之义有五：

1. “本纪”为法则、纲要之意，它“纲纪庶品”，故为最尊贵之名称。
2. “本纪”为记载天子国君之言事所专用。

3. “本纪”是“网罗万事”的，即国家大事无所不载，不得视为人物传记。

4. “本纪”编年，记正朔，象征天命攸归。从编纂学角度立论，编年记事是我国史法的优秀传统，使叙列的历史事件的兴衰发展线索分明，它创自《春秋》。

5. “本纪”效《春秋》十二公，故为十二篇。《太史公自序》云：“著十二本纪。”

十二本纪序列为：（一）五帝本纪、（二）夏本纪、（三）殷本纪、（四）周本纪、（五）秦本纪、（六）秦始皇本纪、（七）项羽本纪、（八）高祖本纪、（九）吕太后本纪、（十）孝文本纪、（十一）孝景本纪、（十二）今上本纪。《今上本纪》缺失，今本《孝武本纪》是补缺者截取《封禅书》所补，为《史记》之重复篇目。本书选了五篇本纪，上起远古，下至西汉。

五帝本纪

黄帝者^[1]，少典之子^[2]，姓公孙，名曰轩辕^[3]。生而神灵^[4]，弱而能言^[5]，幼而徇齐^[6]，长而敦敏^[7]，成而聪明^[8]。

[注释]

[1] 黄帝：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相传黄帝为有熊国君，号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被认为是华夏及周边各族的共同祖先。 [2] 少典：传说中的有熊氏部落首领。 [3] 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本姓公孙，生于寿丘（在今山东曲阜东北六里），长于姬水，居于轩辕之丘，以地为姓号，姓姬氏，号轩辕，又以轩辕为氏。轩辕，在今河南新郑西北。关于姓与氏：在氏族部落社会时代，姓与氏，以及族，都是氏族组织，有一个历史变化过程。母系氏族社会，有氏无姓，民知母不知父，氏为部落标志。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姓大于氏。姓为同祖子孙，范围较大，氏或族是姓的分支，如姬姓就包括了

五帝是中国上古父系氏族传说时代的五个部落首领。五帝禅让相承，序列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同姓而非一家，不是一个王朝，司马迁合写一篇本纪，所以题名《五帝本纪》。本文节选黄帝一人的传记，突显“人文始祖黄帝”这一主题。

以上写黄帝圣明，才能卓越。

若干氏和族。到了秦汉姓与氏混淆不分。 [4] 生而神灵：传说黄帝之母附宝怀孕二十四个月生黄帝，其貌不凡，头大如太阳，眉宇如龙骨。司马迁实录历史，对此传说不做具体采信，只用“神灵”二字概括，言其神奇、神异，十分得体。 [5] 弱而能言：黄帝生下来才几十天就会说话，有着神奇的特异功能。弱，婴孩未滿七十天曰弱。此处“弱”字为幼小之意。 [6] 幼而徇齐：少年时思虑敏捷。幼，不满十岁曰幼。徇齐，指黄帝成熟很快、思想敏锐。 [7] 敦敏：笃实聪敏。 [8] 成：指成年，古代二十而冠，即为成年。刚成年的二十男子曰弱，所以男子二十加冠，又称“弱冠”。聪明：耳聪目明，喻才能卓越。

儒家经典《尚书》起于尧，宣扬让德；司马迁延伸上限至黄帝，是宣扬天下大一统。

我瞻涿鹿野，
古来战蚩尤。
黄帝立此极，
玉帛朝诸侯。
(文天祥《涿鹿》
摘句)

以上写黄帝
修德振兵。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1]。诸侯相侵伐^[2]，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3]，以征不享^[4]，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5]，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6]，治五气^[7]，蓺五种^[8]，抚万民^[9]，度四方^[10]，教熊罴貔貅豸虎^[11]，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2]。三战，然后得其志^[13]。蚩尤作乱，不用帝命^[14]，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15]，遂禽杀蚩尤^[16]。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17]，披山通道^[18]，未尝宁居。

[注释]

[1] 神农氏世衰：指神农氏后世子孙衰弱，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故称炎帝，与轩辕氏黄帝并称炎黄。传说神农氏是农业耕作和医药的发明者。 [2] 诸侯：指中原各地区的部落首领。 [3] 干戈：此处代指战争。干，盾。戈，矛。 [4] 不享：不进贡物。即抗命不服。 [5] 蚩尤：指黄帝时一个暴虐天下的部落酋长。 [6] 修德振兵：兴德教，整武备。 [7] 治五气：研究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 [8] 蓺五种：种植黍、稷、菽、麦、稻五谷。蓺，栽植。 [9] 抚万民：安抚万方人民。 [10] 度（dù）四方：丈量四方土地。 [11] 熊罴（pí）貔（pí）貅（xi）貔（ch）虎：六种猛兽名，分别指以猛兽为图腾的各部落。 [12] 阪泉：古地名，在今河北涿鹿东南。 [13] 得其志：达到了目的，指打败了炎帝部落。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作“得行其志”。 [14] 不用帝命：不听从黄帝的教令。 [15] 涿鹿：古山名，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山侧有轩辕城，传说中的黄帝之都。 [16] 禽：通“擒”。 [17] 平者去之：平服者舍而不征。去，离去。 [18] 披山通道：劈山开通道路。披，开劈。

东至于海，登丸山^[1]，及岱宗^[2]。西至于空桐^[3]，登鸡头^[4]。南至于江^[5]，登熊、湘^[6]。北逐荤粥^[7]，合符釜山^[8]，而邑于涿鹿之阿^[9]。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0]。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11]。置左右大监^[12]，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13]。获宝鼎，迎日推策^[14]。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15]。

黄帝巡行国境四界，宣示天下一统。

黄帝初创的国家建设。

顺天地之纪^[16]，幽明之占^[17]，死生之说，存亡之难^[18]。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19]，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20]，劳勤心力耳目^[21]，节用水火材物^[22]。有土德之瑞^[23]，故号黄帝^[24]。

以上写黄帝草创国家，巡视各地。

[注释]

[1] 丸山：山名，在今山东临朐。 [2] 岱宗：即山东泰山。 [3] 空桐：也作“空同”，或“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相传黄帝向广成子问道处。元鼎五年（前 112），司马迁曾从巡武帝至空桐山。 [4] 鸡头：山名，又叫笄头山，在今甘肃平凉西。 [5] 江：指长江。 [6] 熊、湘：两山名。熊山即今湖南益阳西之熊耳山。湘山又名君山，洞庭山，在今湖南洞庭湖中。 [7] 荤（xūn）粥（yù）：即匈奴，唐虞时曰山戎，亦曰薰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玃狁，汉曰匈奴。 [8] 合符釜山：大会诸侯于釜山。合符，会诸侯特合符验证身份。釜山，在今河北怀来北。 [9] 阿：依山平地。 [10] 以师兵为营卫：用军队环绕为营垒以自卫。后世的辕门即其遗意。 [11] 云师：以云来名官。传说黄帝初受命时有景云的祥瑞，因而以云彩命名各官师，春官为春云，夏官为缙（赤色）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12] 监：官名。 [13] 封禅：这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宣示政绩和受命于天的一种盛大祭典。在泰山顶上祭天称为封，在泰山下的小山上祭地叫禅。传说黄帝禅丸山，一云禅亭亭。与为多焉：指后世推许黄帝封禅规模盛大。与，推许。多，此指盛大。 [14] 迎日推策：用蓍草预测节气日辰，指导农业生产。策，用以推算历数的蓍草。 [15] 举：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辅佐黄帝的助手。据《帝王世纪》载，黄帝任风后为

相，力牧为将。 [16] 顺天地之纪：顺应天地阴阳四时变化的规律。纪，道，指时令规律。 [17] 幽明之占：关于阴阳变化的预测。占，依数术占卜预测。 [18] 死生两句：指黄帝明白死和生的道理，懂得安与危的理论。“说”与“难”，均指辩论，引申为学说、理论。 [19] 淳化：即驯化，驯养。虫蛾：指蚕之类。 [20] 旁罗句：指广泛地观察研究日月星辰水波等自然现象，以及土石金玉等物质性能，使之有利于人民生活。旁罗，广泛地罗列、观察。水波，指水的震荡及运动规律。波，通“播”，震荡，波动。 [21] 劳勤心力耳目：勤劳自己的心智耳目。劳勤，高度的心劳勤苦。 [22] 节用水火材物：教育人民节制地利用自然产物。 [23] 土德之瑞：传说黄帝在位时有黄龙地螾出现，被认为有“土德之瑞”，见《史记·封禅书》。瑞，祥瑞，吉利的征兆。 [24] 故号黄帝：华夏民族源于黄河黄土地，最早以农业著称于世。炎帝教民耕种，黄帝统一华夏，所以炎黄并称。炎帝、黄帝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1]。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2]，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3]；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4]；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5]。昌意娶蜀山氏女^[6]，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7]。

以上写黄帝
之死及其后裔。

[注释]

[1]得姓者十四人：黄帝二十五子中有十四人有德行，得以有姓，为十二姓，即姬、酉、祁、己、滕、葳(zh n)、任、荀、僖、媯(jí)、僇(xu n)、衣。另青阳与苍林亦为姬姓，故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据后人考订，“荀”当作“苟”，“僇”当作“媯”。[2]西陵：传说中的部族名。[3]后：子孙。[4]降居：居于下位。指黄帝之子为诸侯。降，下也。江水：指古江国，在今河南安阳。[5]若水：古水名，即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6]蜀山氏：传说中居于今四川西部的一个部族名。[7]桥山：又名子午山，在今陕西黄陵北，上有黄帝冢。

少典之孙，

神明圣哲。

土德承火，

赤帝是灭。

服牛乘马，

衣裳是制。

化云名官，

功冠五列。

(曹植《黄帝赞》)

以上为“太史公曰”，专指司马迁对史事的评论，这里主要说明《史记》断限起于黄帝的理由，以及述史资料的来源，选用原则，具有发凡起例的意义。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1]，尚矣^[2]。然《尚书》独载尧以来^[3]；而百家言黄帝^[4]，其文不雅驯^[5]，荐绅先生难言之^[6]。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7]，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8]，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9]。予观《春秋》《国语》^[10]，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11]，顾弟弗深考^[12]，其所表见皆不虚^[13]。《书》缺有间矣^[14]，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15]。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16]，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7]。

[注释]

[1] 五帝：传说的上古史有三皇、五帝。司马迁屏除三皇之说，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故《史记》叙事自黄帝始。 [2] 尚：通“上”，上古，久远。 [3] 《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历史文件汇编，总名称《书》，汉代尊为经，才称《尚书》，又称《书经》。第一篇是《尧典》，也就是《尚书》记述古史从尧开始，而黄帝至尧这一段历史传闻没有记述。 [4] 《百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小说汇编，其中有关于黄帝的传说记载。 [5] 雅驯：正确可信。雅，正确。驯，通“训”，引申为合理，说得通。 [6] 荐绅先生：即士大夫之代称。荐绅，即“搢绅”之假借字，又作“缙绅”。搢，插。绅，插笏的赤色腰带。 [7] 《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大戴礼》中的两篇书名。系，世系。 [8] 渐：到达。 [9] 古文：即指《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尚书》等书。 [10] 《春秋》《国语》：即流传至今的《春秋左氏传》和《国语》二书，相传为春秋时人左丘明所作。按，这里的《春秋》系指《左氏传》，并非指孔子所作《春秋》。 [11] 章矣：非常明显了。章，通“彰”。 [12] 顾弟：只是，不过。弗：没有。 [13] 见：读“现”。 [14] 《书》缺：指《尚书》不载黄帝等事迹，有缺失。有间：年月长。 [15] 轶（yì）：散失。这里指《尚书》未记载的史料。时时：往往。他说：其他著作。 [16] 论次：研究编排。 [17] 著为本纪书首：《尚书》不载黄帝，《百家》言又不可信，司马迁折中古文与传说，决定《史记》记事起于黄帝，故将《五帝本纪》作为一百三十篇之首。

[点评]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今陕西黄陵县西北桥山上

有黄帝陵。在先秦时代，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到处流传着黄帝的故事，百家书籍中也记载着黄帝的事迹。有的说黄帝是神，有的说黄帝是人，司马迁排除神秘色彩，把黄帝写成一个与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创业帝王形象。黄帝擒灭蚩尤，兼并炎帝，统一天下，草创国家，中华文明社会就从这里开始。在司马迁笔下，五帝，夏、商、周三代天子，秦汉王朝，以及春秋以来的列国诸侯，周边民族都是黄帝子孙。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黄帝子孙”，至今仍是一个神圣名词，具有无限凝聚力。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华文化的民族魂。与黄帝齐名的炎帝号“神农氏”，教民耕种，也是传说中的圣王。所以“黄帝子孙”又称“炎黄子孙”。

周本纪

《周本纪》是《史记》中一篇宏大的史传，记述了周朝一代八百年的兴衰历史，包括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周本纪》重点是写西周史，平王东迁后“政由方伯”，事详各诸侯世家。本文节选周武王灭殷建周的历史事件，行文鲜活生动，一位开国之君的形象伴随着大场面的描写傲然屹立。

武王即位^[1]，太公望为师^[2]，周公旦为辅^[3]，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4]，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5]。东观兵，至于盟津^[6]。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7]。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8]：“齐栗^[9]，信哉^[10]！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11]，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12]：“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13]，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14]，其色赤，其声魄云^[15]。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

秋风飒飒孟津头，
立马沙边看水流。
见说武王东渡日，
戎衣曾此叱阳侯。
(胡曾《孟津》)

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注释]

[1] 武王：即周武王，姓姬，名发，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二子。文王长子被纣王所害，所以姬发继立。据《周本纪》推算，武王公元前 1056 年—前 1043 年在位，共在位十三年。据《夏殷周断代工程》校正，武王公元前 1046 年—前 1043 年在位，共在位四年。武王灭殷之年在公元前 1046 年，而秦并东周在公元前 249 年，这样，周朝在历史上存在七百九十八年。 [2] 太公望：即吕尚，又称姜尚，辅佐周武王灭商建周的开国功臣，因功封于齐，史称齐太公。师：官名，又称太师，帝王的辅导官三师之一。三师为太师、太傅、太保。 [3] 周公旦：武王之弟，文王第四子姬旦，成王称其为叔旦。周公旦是西周开国功臣之一，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因灭商之功封于鲁，其子伯禽就国，周公留京师辅政，食采于周（在今陕西岐山东北），故称周公。 [4] 召（shào）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召公、毕公等人都在武王左右为辅佐。召公，名奭，周文王的庶子，佐武王灭商，封于燕，其子就国，召公留京师协助周公辅政，食采于召（在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毕公，名高，周文王的庶子，因食采于毕（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西），故称毕公。 [5] 九年：武王即位之第九年，而武王仍以文王为纪年之号，示受命于文王之第九年。毕：此指文王墓地。文王葬于毕公所食采邑之毕，故名。 [6] 东观兵，至于盟津：武王九年，向东去检阅军队，到达盟津。观兵，又称耀师，即今之军事演习，向敌方示威。盟津，即孟津，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7] 为文王木主三句：制作了文王的木牌神位，载在车上，供在中军。木主，木牌神位，象征文王在位。 [8] 司马、

司徒、司空：皆官名。司马，掌军政。司徒，掌土地和户役。司空，掌工程营建。诸节：指接受任命的各位官员。节，符节，受命官员的凭信。 [9] 齐(zh`i)栗：即“斋慄”，敬谨戒惧。 [10] 信：严肃庄重。 [11] 臣小子受先功：我承受先人的功业。小子，武王自称。 [12] 师尚父：即太公望吕尚。师，太师。尚父，尊称。号曰：大声发布命令。 [13] 白鱼：白色为殷家正色，鱼为鳞甲之物，象征战争。白鱼跃入武王舟中，象征殷当为武王所擒，认为祥瑞。 [14] 流为乌：天火下降化为一只乌鸦。乌有孝名，象征武王能奉孝完成文王灭殷之事业。乌，赤色，为周家正色。 [15] 其声魄云：指乌鸦振翅，发出魄魄的声音，十分振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1]。”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2]，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3]！”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4]，离遏其王父母弟^[5]，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6]。勉哉夫子^[7]，不可再，不可三！”

以上写周武王灭殷前的组织、动员和演习。

[注释]

[1] 毕伐：尽全力以伐。 [2] 虎贲：如虎之奔，勇士之称。贲，同“奔”。 [3] 孳孳无怠：奋发努力，不要懈怠。孳孳，同“孜孜”。 [4] 三正：指“天地人”三统。 [5] 离逖其王父母弟：抛弃疏远同祖父母兄弟。指纣不任用微子、箕子、比干等同族之人。王父母，祖父母。 [6] 共行天罚：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共，读“恭”。 [7] 勉哉夫子：努力啊，勇士们。夫子，对男子之称。

二月甲子昧爽^[1]，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2]，右秉白旄^[3]，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4]，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5]，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6]，称尔戈^[7]，比尔干^[8]，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9]。牝鸡之晨，惟家之索^[10]’。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11]，昏弃其家国^[12]，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13]，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14]，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15]，如虎如罴，如豺如离^[16]，于商郊，不御

《史记评林》引王炎的话说：“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使止齐者，使三军之手足如一人。然上止齐，戒其进；下止齐，戒其贪杀。”

克奔，以役西土^[17]，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注释]

[1] 二月甲子：周武王十一年（前 1046）周历二月甲子日。按，1976 年在陕西临潼出土西周铜器利簋，上有铭文“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云云，证实了武王伐殷。昧爽：天将黎明之时。 [2] 武王左杖黄钺：武王执钺象征具有杀伐的指挥权。杖，持。钺，圆形大斧。 [3] 白旄：用旄牛尾装饰的白色之旗。 [4] 冢君：各诸侯之大帅。 [5] 亚旅：众大夫。师氏：随王出征的守卫官。千夫长：千人之长。百夫长：百人之长。 [6] 庸、蜀、羌、鬻、微、纣、彭、濮：周的八个同盟部族国，当今川、陕、鄂、晋等地区。 [7] 称：举起。 [8] 比：比次，排列。 [9] 牝鸡：母鸡。晨：报晓鸣叫。 [10] 索：离散，指家庭崩溃。 [11] 肆祀不答：不祭祀祖先。肆，祭享宗庙。不答，不顾，不祭祀。 [12] 昏弃：蔑弃。 [13] 逋逃：逃亡之罪人。 [14] 不过二句：不要以为前进六步、七步，就获得胜利。止齐，获胜收兵。旧说为停止整齐行列，非是。下文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句意同。都是训诫将士努力作战，不要以为一冲刺，敌人就垮了。伐，一击一刺之意。 [15] 桓桓：威猛的样子。 [16] 罴、离：皆猛兽。罴，熊类。 [17] 不御二句：不要虐待杀害前来投降的人，让他们为我西方服劳役。御，抵制。克，杀。奔，来降之人。役，使服役。

《史记评林》引陈大猷的话说：“兵贵武勇，又中贵节制。武王虑其拘故喻以虎罴之勇。又虑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言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也。”

以上写牧野誓师。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1]，以大卒驰帝纣师^[2]。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3]。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4]，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5]，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6]！”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7]，以黄钺斩纣头^[8]，县大白之旗^[9]。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10]，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11]。

[注释]

[1] 百夫：指百夫长。致师：单车挑战。 [2] 大卒：大队人马战车，指全军出击，有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人，虎贲三千人。 [3] 以开武王：纣卒倒戈为武王开路。 [4] 揖诸侯：回拜诸侯。揖，拱手为礼。 [5] 武王至商国：指武王进入商都朝歌。 [6] 上天降休：上天赐给大家幸福。 [7] 轻剑：一作“轻吕”，剑名。 [8] 黄钺：铜制大斧。 [9] 县：通“悬”。 [10] 玄钺：铁制大斧。 [11] 复军：还于军中。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1]。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2]。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3]，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閎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4]，卫康叔封布兹^[5]，召公奭赞采^[6]，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7]：“殷之末孙季纣^[8]，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9]，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以上写武王收殷遗民，建立周朝，告天称成功。

[注释]

[1] 修社：整治土地神的祭坛。 [2] 罕旗：即九旒云罕，装饰有九条流苏，古代仪仗前驱。 [3] 奉陈常车：献上威仪之车。奉陈，奉上，陈列。常车，王者专用的仪仗车。因车上插着画有日月的太常旗而得名。 [4] 毛叔郑：文王之子伯明名叔郑，封于毛故称。毛，在今河南宜阳。明水：洁净之水，用以为玄酒，供祭祀。月夜用铜镜取得的露水称明水，后代用井水代替。 [5] 卫康叔封：武王弟姬封，封邑于卫。布兹：铺席。兹，草席。 [6] 赞采：奉献五色的彩帛。 [7] 尹佚：武王之相，史失其名，故称佚。策祝：读策书祝文祭告土地之神。 [8] 末孙季纣：末孙与季纣同义。 [9] 膺受大命：承受上天所降的命令。膺受，承受。

[点评]

周人从西边偏远地方兴起，以一个小小方国之力灭亡大殷朝，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殷朝政治腐败，纣王荒淫，众叛亲离，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是根本原因。武王继承文王事业，任用人才，施展智慧谋略，也是重要的原因。武王以文王作号召，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军民和同盟诸侯。武王孟津阅兵，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实战演习，试探纣王的反应和人心归向，又大力进行得天命的宣传，树立权威。最后，武王抓准时机，率众亲征，誓师牧野，赏罚分明，周师万众一心，纣师倒戈，一战成功。总起来说，周武王灭殷，是得人心而得天下；纣王与民为敌，只有败家亡国，落得自焚鹿台的下场。

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1]，秦庄襄王子也^[2]。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3]，见吕不韦姬^[4]，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5]，姓赵氏^[6]。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7]，越宛有郢^[8]，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9]，有河东、太原、上党郡^[10]；东至荥阳^[11]，灭二周^[12]，置三川郡^[13]。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14]，蒙骜、王齕、麃公等为将军^[15]。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秦始皇本纪》是《史记》中的一篇恢宏大传，记事上起公元前246年，下迄公元前207年秦之灭亡，实际上是秦王朝完整的编年史，首尾完具地记述了秦王朝的兴灭。在司马迁笔下，嬴政在位三十余年的重大政治事件、统一战争的过程、秦建立与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复杂情况，都描述得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本篇不仅对秦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进行的重要改革做了如实反映，而且对秦始皇怎样由一个英明的创业之主转变成一个残酷暴君的过程，也做了详尽的叙述，从而为我们研究秦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本文节选秦王除奸亲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称始皇帝等历史内容。

《秦始皇本纪》开篇即写始皇初即位时天下形势，秦自孝公变法以来，至于始皇历经六世，东向蚕食六国，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奠定了始皇统一全国的雄厚资本。

以上写秦始皇的出生，初即位时的形势，相国吕不韦与太后亲信嫪毐用事。

（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16]。予之山阳地^[17]，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18]。

[注释]

[1] 秦始皇帝：秦始皇（前 259—前 210），姓嬴名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者。公元前 221 年，秦并天下，秦王嬴政议尊号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故司马迁称之为“秦始皇帝”。[2] 秦庄襄王：原名异人，后为孝文王宠姬华阳夫人的继嗣，华阳夫人为楚人，故改名子楚。[3] 质子：春秋战国时，两国相交，为了表示信任，互派国君的儿子、孙子或重臣，居留在对方国内，叫作“人质”。以儿孙为人质的，称为“质子”。秦昭王五十年（前 257）以前，子楚在赵为质子。[4] 吕不韦：卫国濮阳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州）大商人，因谋立庄襄王有功，得任秦丞相，封文信侯。嬴政即位后，又被尊为相国。公元前 237 年，因嫪毐事件被免官，公元前 235 年饮鸩自杀，事详《吕不韦列传》。姬：本为妇人的美称，后世称妾为姬。《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取（娶）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献姬（于子楚），至大期（周年）时，生子政。”[5] 名为政：上古正、政相通。嬴政生于正月，故名为政。[6] 姓赵氏：上古贵族有姓有氏。姓是族号，氏是姓的分支。秦人为嬴姓。其族人造父被周穆王封于赵城，故以赵为氏。[7] 巴：古国名，故地在今四川东部，秦置巴郡，郡治江州，即今四川重庆。蜀：今四川中部及西部，秦置郡，郡治成都，即今四川成都。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秦置郡，郡

治南郑，即今陕西汉中。 [8] 宛：宛城，即今河南南阳。郢：战国时楚国都城，即今湖北荆州江陵。秦于公元前 292 年攻取宛，次年攻取郢，置南郡，郡治郢城。 [9] 上郡：战国魏文侯置，秦郡治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10] 河东：秦郡名，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原：秦郡名，郡治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上党郡：秦郡名，郡治壶关，在今山西长治北。 [11] 荥阳：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12] 二周：战国时的两个小诸侯国。周朝末期，周考王（前 440—前 426）封其弟揭于王城（在今河南洛阳瀍水西）故地，叫河南公，又称西周君，即西周桓公。桓公之孙惠公立，又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义西南），称东周君。两国先后于公元前 256 和公元前 249 年为秦所灭。 [13] 三川郡：秦郡名，郡治洛阳，在今河南洛阳东。因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故称三川郡。 [14] 舍人：战国时，贵族或显宦之家，均养有门客。上层门客称为舍人。 [15] 蒙骜（ào）：蒙恬祖父。王龆（y）：又名王龆。庶（bi o）公：旧注谓庶为秦邑，庶公为庶邑公，史失其名。陈直《史记新证》考证庶为鲁人姓氏。 [16] 嫪（lào）毐（i）：人名。吕不韦送进后宫与秦王母赵太后私通的假宦官。 [17] 山阳：在今河南焦作东。 [18] 河西：太原在汾西不在河西。河西当是汾西之讹。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1]。四月，上宿雍^[2]。己酉，王冠，带剑^[3]。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4]，将欲攻蕲年宫为乱^[5]。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

秦王除奸亲政，初露他的雄才大略。相国吕不韦是叛乱集团的幕后人物，秦王还要利用他的声望来平灭嫪毐叛乱，故意让他领兵出征。昌平君、昌文君是秦王心腹，早已秘密掌握了军权，赤手空拳的吕不韦不能不听命于秦王。

毒^[6]。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毒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毒，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毒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7]，车裂以徇^[8]，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9]。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10]。

[注释]

[1] 垣、蒲阳：均魏邑。垣邑在今山西垣曲东南。蒲阳在今山西永济西。 [2] 雍：秦旧都，在今陕西凤翔南。此指雍蕲年宫。 [3] 王冠，带剑：秦俗，男子年满二十二岁举行“冠礼”，戴上簪发的帽子，表示成年。秦王行冠礼，依礼“带剑”表示威仪，并意味着亲自掌权。 [4] 矫王御玺(x)：盗用皇帝印。翟：同“狄”。 [5] 蕲年宫：在雍，秦惠公所筑，当时为秦王政住处。蕲，又作祈、祁。 [6] 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相国指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皆封爵，其人名已佚。 [7] 卫尉竭：宫廷警长名竭。内史肆：掌管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名肆。佐弋(yì)：掌管天子射猎的副长官。中大夫令：中大夫的主管官员。枭(xiāo)首：把头砍下来挂在木杆上示众。 [8] 车裂：五马分尸。徇(xùn)：示众。 [9] 鬼薪：秦汉徒刑的一种，为宗庙打柴，刑期三年。 [10] 房陵：秦县名，在今湖北房县。古属蜀郡地，故云“迁蜀”。

秦王审理嫪毐叛乱集团，顺藤摸瓜牵连出吕不韦进行打击。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1]。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

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2]，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3]。”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4]。

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5]。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繚来^[6]，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7]，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8]。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9]，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繚亢礼^[10]，衣服食饮与繚同。繚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11]，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12]。我布衣^[13]，然见我常身自下我^[14]。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15]，卒用其计策^[16]。而李斯用事^[17]。

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18]。“其舍人临者^[19]，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20]；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21]，视

《史记评林》引张之象的话说：“先言从其计，后言卒从其序，言之序也。”

以上写秦王除
奸亲政。此^[22]。”

[注释]

[1] 坐：因事犯罪。 [2] 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指嬴政软禁生母于雍地。 [3] 倍：通“背”，反对。 [4] 甘泉宫：秦咸阳南宫。 [5] 下：降服、制服。 [6] 尉繚（liào）：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名繚，入秦为国尉，史称尉繚，佐秦始皇灭六国的军事家。著有《尉繚子》传世。 [7] 翕（x）：聚合、协和，指六国联合。 [8] 智伯、夫差、湣王：三人皆为春秋战国时人物，均因自恃强大掉以轻心而导致失败。智伯，春秋末晋执政的卿，因势力过大，又很骄横，被韩、赵、魏三家的联合力量所灭。夫差，春秋末吴国君主，曾先败越国，又两败齐国，与晋争霸中原，后为越王句践所灭。湣王，战国时田齐湣王。曾一度与秦昭王争为帝，后被燕将乐毅率领的诸侯之兵所击败，齐几乎灭亡。湣王也为楚将淖齿所杀。 [9] 亡：耗费。 [10] 亢礼：行平等之礼。亢，通“抗”，对等。 [11] 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是尉繚对嬴政状貌声音的描述。蜂准，鼻头像蜂肚。长目，细长的眼睛。挚鸟膺，胸部像挚鸟一样突起。挚，通“鸷”，猛禽。豺声，声音像豺狼的嗥叫。 [12] 约：困穷。轻：慢易。 [13] 布衣：即平民。 [14] 身自下我：自身甘居我下。 [15] 国尉：后称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 [16] 卒用其计策：完全采用他的计策。 [17] 用事：掌握国家大权。 [18] 窃葬：吕不韦被迫服鸩酒自杀，秦王不举行国葬，他的门客私葬之于洛阳北邙山。 [19] 临（lin）者：前来吊丧的人。 [20] 六百石：令、丞一级的中层官员。迁：流放。 [21] 操国事不道：此指违背君意操纵国事。籍其门：将他的全家族编入簿册为徒隶。籍，编入徒役簿册。 [22] 视此：照此法办理。视，比，比照。按，以上“其

舍人临者”至“视此”为史家概括的秦王诏令。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1]，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2]。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3]，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4]。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5]。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6]。初令男子书年^[7]。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8]。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9]。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灭韩。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10]，下井陘^[11]，端和将河内^[12]，羌瘃伐赵^[13]，端和围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瘃尽定取赵地东阳^[14]，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15]。秦王之邯鄲，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16]。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17]，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18]。大饥。

破赵。

[注释]

[1] 平阳: 赵邑, 在今河南安阳。 [2] 王之河南: 秦王嬴政到洛阳巡视。河南, 古地区名, 即今伊洛盆地洛阳是指洛阳地区。 [3] 宜安: 赵邑, 在今河北藁城西南二十五里。 [4] 武城: 在今山东武城西。 [5] 狼孟: 赵邑, 即今山西阳曲。 [6] 南阳: 韩地, 相当于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 因在太行山之南, 河之北, 故称南阳。假守腾: 委任腾为南阳代理郡守。假, 兼代或代理。腾, 人名, 秦内史, 即京师咸阳的行政长官, 攻韩得南阳地, 兼代为郡守。 [7] 初令男子书年: 开始命令辖境内男子报写年龄。此为便于征发徭役。 [8] 丽邑: 即今陕西西安临潼区新丰镇。 [9] 颖(y ng)川: 秦郡名, 治阳翟, 即今河南禹州。以境内有颍河而得名。 [10] 将上地: 统率驻于上郡地方的秦军。上地, 《史记》中上地之名多处, 此指上郡之地, 一说“地”为“郡”字之误。上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 为秦出太原从北面进攻赵的驻兵基地。 [11] 井陘(xíng): 井陘口, 为太行八隘之一, 即今河北井陘山上的井陘关。 [12] 端和: 即杨端和。 [13] 羌廆(huì): 即羌廆, 秦将名。此役秦兵分三路攻赵。王翦下井陘, 羌廆攻代, 杨端和围邯郸。 [14] 东阳: 地区名, 约当今河北太行山以东地区。 [15] 中山: 周诸侯国名, 为赵武灵王所得, 地在今河北定县、唐县一带。 [16] 秦王之邯郸三句: 秦王前往邯郸, 他当年生长在赵国时, 许多曾经和他母家有仇怨的人, 全被活埋。按, 公元前 257 年, 秦围邯郸, 时秦王三岁, 随父子楚质于赵。子楚逃归秦。秦王及其母遭到搜捕, 藏匿得免。赵亡, 秦王来邯郸报仇。 [17] 公子嘉: 赵王迁的异母弟。代: 古国名, 战国时并于赵, 秦置代郡, 郡治代县, 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18] 军: 驻扎。上谷: 指上谷郡治沮阳县, 在今河北怀来东南。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1]。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2]，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3]。

破燕。

二十一年，王贲攻荆^[4]。乃益发卒诣王翦军^[5]，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6]。王翦谢病老归^[7]。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8]，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灭魏。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9]，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10]，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11]，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破楚。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12]，置会稽郡^[13]。五月，天下大酺^[14]。

灭燕。

灭赵。

灭楚及楚之附属国越。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15]，不通秦^[16]。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

灭齐。至是，秦并六国。

秦王扫六合，得齐王建。

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

诸侯尽西来。

（李白《古风》之三摘句）

以上写秦王亲政后大举出征，并灭六国。

[注释]

[1] 荆轲：战国末卫人，著名侠士，为燕太子丹所使刺秦王未果，死于秦。事详《刺客列传》。 [2] 体解：又称“支解”，或肢解，分割肢体的古代酷刑。 [3] 易水：河名，今河北大清河上游支流。 [4] 王贲（b n）：秦将，王翦之子。从攻燕转为攻楚。荆：楚原兴起于今湖北襄樊西南荆山地区，故荆为楚的别称。 [5] 益发：增派。其时，王翦仍在攻燕。 [6] 辽东：郡名，战国燕置。郡治在襄平，即今辽宁辽阳。王（wàng）：用如动词，称王。 [7] 谢病老归：称病告老退职。据《白起王翦列传》，由于秦王政在攻楚问题上不听王翦的意见，王翦称病退职。 [8] 引河沟灌大梁：挖开黄河和鸿沟的水灌淹魏都大梁。河，黄河。沟，鸿沟，战国时周显王八年（前361）开凿，流经大梁城北。 [9] 陈：战国后期楚都，即今河南淮阳。平舆：楚邑，在今河南平舆西北。 [10] 项燕：楚国名将，项羽的祖父。 [11] 蒙武：秦将，蒙骜之子，蒙恬之父。 [12] 降越君：使越君投降。 [13] 会稽郡：秦郡，治吴县，在今江苏苏州。 [14] 天下大酺（pú）：秦、汉时，不准三人以上无故聚饮，违犯者罚金四两。秦灭韩、赵、魏、燕、楚五国，特下令国中臣民聚会饮酒，以示庆祝。酺，具酒肉会食。 [15] 后胜：人名，齐王建之辅相。 [16] 不通秦：不臣服于秦。

声讨六王之罪，为建立统一江山的中央集权制度提供理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1]：“异日韩王纳地效玺^[2]，请为藩臣^[3]，已而倍约^[4]，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

庶几息兵革^[5]。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6]，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7]，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8]，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9]，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10]，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11]：“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12]，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13]，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14]：‘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15]，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16]，王为‘泰皇’。命为‘制’^[17]，令为‘诏’^[18]，天子自称曰‘朕’^[19]。”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20]。他如议。”

《史记评林》引丘濬的话说：“帝王之制作号令，载于书者，典谟训诰誓命是已。而其所谓，曰朕、曰予则上下通之也。至是始以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为上所专而臣民不得与焉，遂为万世之定制，是亦世变之一初也。”

制曰：“可^[21]。”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22]。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23]，中古有号^[24]，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注释]

[1]御史：此为御史大夫之省称，副丞相，监察百官。 [2]纳地效玺：献纳土地，交出玉玺。 [3]藩臣：古代称分封或臣服的各国为藩国或藩臣，意为守卫边境的臣属。 [4]倍约：违背盟约。 [5]庶几(j)：希望能够。息兵革：停止战争。兵革，代指战争。兵，进攻的武器。革，防身的甲冑。 [6]李牧：战国末期赵名将，事附《廉颇蔺相如列传》。 [7]青阳：秦县名，地当今湖南长沙一带。 [8]阴令：密令。贼：暗杀。 [9]眇眇：渺小。 [10]称(chèn)：称举，颂扬。 [11]绾、劫、斯：王绾、冯劫、李斯。廷尉：职掌刑狱的最高长官。 [12]侯服夷服：周制，天子直辖的地方方千里，称为王畿，此外为天子藩属，分为九服，由近及远，每隔五百里，定一个名称。九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此处以侯服、夷服概括各服。或朝或否：有的按时纳贡述职，有的不这样做。 [13]海内为郡县：把全国各地划分为郡和县，即消除了侯服、夷服。 [14]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史事，备皇帝顾问。 [15]天皇、地皇、泰皇：即所谓“三皇”，传说中在五帝以前的中国君长。泰皇，又作“人皇”。 [16]昧死：冒死。臣下进言时表示敬畏的套语。 [17]命为“制”：对臣下发话(命)，

裁决可否称为“制”。 [18] 令为“诏”：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法律、文告（令），称为“诏”。 [19] 朕（zhèn）：我。上古不分贵贱都可自称为朕。秦始皇定为皇帝的尊称。 [20] 王曰五句：秦王发话说，去掉“泰”字，留下“皇”字，加在上古“帝”字的前面，称为“皇帝”。著（zhuó），加上。 [21] 可：表示批准。 [22] 追尊：给已死者加尊号。 [23] 太古：远古，上古时代。谥（shì）：皇帝或大臣死后，朝廷根据他生前行为，按照《谥法》给他追加的一种称号。这种制度，始于周，废于秦，汉重新起用，直至清末。相传《谥法》为周公旦所作。 [24] 中古：秦时对西周时代之称。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1]。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2]。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3]，相攻击如仇讎^[4]，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5]，是树兵也^[6]，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秦王废封建，
不置王。

[注释]

[1] 不为置王，毋以填（zhèn）之：置王即实行分封制，设置诸侯王。填，通“镇”，安定。 [2] 便：有利，合适。 [3] 后属：后辈，后代。 [4] 仇讎（chóu）：互相仇视敌对。仇，动词。讎，名词，仇人，仇敌。 [5] 立国：指分封诸侯。 [6] 树兵：树立兵戈，即导致战争。

秦王建立中央集权下的地方郡县制度。

“车同轨，书同文”，整齐风俗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语言文字的统一是同一民族的象征。秦始皇的这一举措，中华民族至今受其惠，功高万世。

以上写秦始皇称帝改制，创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1]，郡置守、尉、监^[2]。更名民曰“黔首”^[3]。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镞^[4]，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5]。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6]，南至北向户^[7]，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8]。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9]。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10]，作之咸阳北阪上^[11]，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12]，殿屋复道周阁相属^[13]。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注释]

[1]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依裴骈《史记集解》说为：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碭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

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以及京城咸阳所在的内史郡，共三十六郡。这是在全国开始推行郡县制时的建制，以后，增至四十六郡（不包括内史辖区）。但据今人谭其骧考证，秦并山东六国，在六国旧境置三十七郡，加上秦国本土四郡共四十一郡，以后北逐匈奴，南并两越又增五郡，总计四十六郡。 [2] 郡置守、尉、监：每郡设置郡守、郡尉、郡监。郡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郡尉为副职，掌管全郡军事。郡监，称监御史，负责监察。 [3] 黔首：战国时对平民已有此称，此正式法定为制度。黔，黑色。 [4] 龠（jù）：同“虞”，悬挂钟的架子，其两侧的柱叫虞。 [5] 轨：车轮行迹，此处指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 [6] 羌中：羌人居住区，指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四川西北部一带。 [7] 北向户：也称北户，秦地名，地在今越南顺化一带。 [8] 并（bàng）：通“傍”，沿着。 [9] 章台：秦故宫名。上林：苑名，在今陕西长安、周至、户县界。 [10] 写放（fàng）：模仿。写，模写。放，同“仿”。 [11] 咸阳北阪：咸阳北面，九嵎山等山的南麓。阪，山坡。 [12] 雍门：旧址在今陕西高陵。 [13] 复道：两边张有帷幔的殿阁间的道路，外面看不见道上情景。周阁相属（zhù）：周围楼阁皆相连接。

[点评]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封建帝王。是他领导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近五百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使天下黎民迎来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作业，故秦王朝统一之初，天下之民莫不虚心而仰上。秦始皇创建的秦王朝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辽阔疆域的基本版图，他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能以高度发展的经

济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并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王朝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史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项羽本纪

行略定秦地^[1]。函谷关有兵守关^[2]，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3]，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4]。沛公军霸上^[5]，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6]，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7]，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8]，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9]，贪于财货，好美姬^[10]，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11]，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12]，皆为龙虎，成五采^[13]，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14]。”

《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从公元前209年起兵于吴反秦起，中经楚汉相争，到公元前202年自刎乌江止，前后八年的事迹，详述了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全过程。可以说写出了一代霸王的骤兴骤灭。司马迁所刻画的项羽形象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本纪》重点写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突围三件大事。本文节选《项羽本纪》中“鸿门宴”故事，用以了解楚汉相争的序幕是怎样拉开的，并可欣赏司马迁对大场面的描写。

沛公兵守函谷，项羽一怒。

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告密，项羽再怒。

范增进言，与项羽争天下者沛公也，火上浇油。

以上写鸿门宴的缘起。

[注释]

[1] 行略定秦地：向西前进，攻取秦地。行，前进。 [2] 函谷关：东方入秦的要道，险关，在今河南灵宝西部。 [3] 沛公已破咸阳：秦二世三年（前 207）十月沛公由武关攻入关中破咸阳。项羽晚两个月，十二月始入关。 [4] 戏西：戏水之西。戏水，渭水支流，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 [5] 霸上：地名，即白鹿原，在今陕西西安东南。 [6] 子婴：原秦王，曾杀赵高迎降刘邦。 [7] 旦日：明早。飨：犒赏。 [8] 新丰：即秦骊邑，汉置县，故城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北。鸿门：山坂名，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今称项王营。 [9] 山东：华山以东，泛指东方六国之地。 [10] 美姬：美女。 [11] 幸：亲近。 [12] 望其气：察望刘邦行止处的天上云气，用以推测人事吉凶。这是古代预测时局人事所用的一种迷信方法，也是一种宣传手段。 [13] 皆为龙虎，成五采：这是刘邦行止处形成的所谓天子气。 [14] 勿失：不要失去机会。

“夜驰之”三字，写出了项伯把秘密军情火速通报张良的紧张气氛。

楚左尹项伯者^[1]，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2]。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3]，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鲋生说我曰^[4]，‘距关，毋内诸侯^[5]，秦地可尽王也^[6]’。故听之。”

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7]？”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8]？”张良曰：“秦时与臣游^[9]，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10]？”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11]。”张良出，要项伯^[12]。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13]，约为婚姻^[14]，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15]，籍吏民^[16]，封府库，而待将军^[17]。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18]。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19]。”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20]。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注释]

[1] 左尹：左相。项伯：名缠，楚亡后，刘邦封他为射阳侯。赐姓刘。 [2] 张良：字子房，祖、父相韩五王，反秦起义后，张

刘邦敬酒，顷刻间化敌为友，为亲家，智商、情商、交际手腕，非同一般。

“复夜去”三字，写项伯已不自觉沦为内奸，立即赶回军营阻止项羽发兵攻汉。

以上写项伯以私情出卖军事机密，转变了历史航向。

良又为韩王韩成司徒，随刘邦西征入关，故下文云：“臣为韩王送沛公。”张良为刘邦谋主，封留侯。事详《留侯世家》。[3]韩王：韩诸公子名成，项梁立为韩王。[4]鰕(z u)生：一个无名的小人。鰕，小杂鱼，刘邦借以骂人。《集解》谓“鰕”为姓。按，据《楚汉春秋》，说沛公者为解先生。[5]内：读“纳”。[6]秦地可尽王也：谓只要守住函谷关，整个秦国旧境就都是刘邦的了。[7]当：匹敌。[8]安：何以。有故：有交情。[9]游：交游。[10]孰与君少长：项伯与您相比，谁的年岁大。孰，谁。[11]吾得兄事之：我得尊他为兄长。[12]要(y o)：邀请。[13]奉卮(zh)酒为寿：举杯敬酒祝福。卮，酒杯。[14]约为婚姻：结为儿女亲家。于此可见刘邦手段。[15]秋豪不敢有所近：丝毫不敢贪占。秋豪，秋天的动物换毛时刚生出的细毛，喻细小。豪，通“毫”。[16]籍吏民：登记了官民的户籍。籍，登记。[17]将军：指项羽。[18]非常：意外事变。[19]倍德：背信弃义。[20]报：转告。

沛公刘邦乃盟兄，奉承项羽卑下称臣。

项羽丧失理智，竟出卖线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1]，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2]，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3]，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4]，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

三^[5]，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6]，谓曰：“君王为人不忍^[7]，若入前为寿^[8]，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9]，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10]，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11]，臣请入，与之同命^[12]。”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13]，樊哙侧其盾以撞^[14]，卫士仆地^[15]，哙遂入。披帷西向立^[16]，瞋目视项王^[17]，头发上指，目眦尽裂^[18]。项王按剑而跽曰^[19]：“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20]。”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21]。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22]。”则与一生彘肩^[23]。樊哙覆其盾于地^[24]，加彘肩上^[25]，拔剑切而啖之^[26]。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

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出自此处。

郭嵩焘《史记札记》写道：“鸿门之宴，写得子房如龙，樊哙如虎，是史公极得意文字。”

胜^[27]，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28]，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人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29]，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30]，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31]。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以上写“鸿门宴”楚汉相争的外交博弈，汉方君臣一心，合力对外；楚方君臣离心，丧失主动，败下阵来。

〔注释〕

[1]从：带领随从。 [2]不自意：自己也没有料到。 [3]小人之言：坏人挑唆。 [4]东向坐：《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的话说：“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贵，不对堂下者，唯东向为尊。”《淮阴侯列传》，韩信尊贵李左车，使其东向坐，自己西向对。鸿门宴项羽自居尊位，由此可见其骄妄。 [5]玉玦：一种半圆形的佩戴玉器。玦，与“决”谐音，举玉玦示意项羽下决心杀掉刘邦。 [6]项庄：项羽堂兄弟。 [7]君王为人不忍：项羽为人心肠软。不忍，不狠心，心肠软。一方面是项羽“仁而爱人”，另一方面则是他年青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8]若：你。 [9]不者：否则。不，读“否”。 [10]翼蔽：像鸟翼一样遮住，掩护。 [11]此迫矣：眼前危急极了。 [12]与之同命：与沛公同生死，此为双关语，谓与项羽等拼命了。 [13]交戟之卫士：帐前站岗的卫士交叉举戟，示意禁止进入。 [14]侧其盾以撞：横着盾牌撞击卫士。 [15]仆：倒地。 [16]披帷西向立：揭开营帐，站在东面

正对着项羽。 [17]瞋目：瞪大眼睛。 [18]目眦（zì）尽裂：眼眶都睁得绽开了。形容樊哙怒不可遏。 [19]按剑而跽：提剑跪起。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坐于小腿上。如果臀部离开小腿，准备起身就形成长跪姿势，这就是跽。项羽按剑而跽，是准备搏斗的戒备姿势。 [20]参乘：同车而乘，在右侧担任警卫的甲士。 [21]斗卮酒：容一斗的大酒杯。 [22]彘肩：猪肘的上部，俗称肘子。彘肩，贵于猪臂。《仪礼·乡射礼》郑注：“宾俎用肩，主人用臂，尊宾也。”项羽赐樊哙彘肩，表示有礼尊宾。 [23]生彘肩：生猪肘，此乃项羽下属故意为难樊哙所为。而且没有切割的刀俎，致使樊哙以盾为俎，以剑为刀，生啖猪肩，一派豪气。 [24]覆其盾于地：将盾牌反放地上，即平面向上。 [25]加彘肩上：把猪肘放在上面。 [26]啖（dàn）：大口地吞吃。 [27]杀人二句：杀人唯恐不能杀光，处罚人唯恐不重。 [28]豪毛：同“秋毫”，喻微小。 [29]细说：小人的谗言。 [30]亡秦之续：继续走秦朝灭亡的道路。 [31]樊哙从良坐：樊哙挨着张良坐下。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1]。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2]。如今人方为刀俎^[3]，我为鱼肉^[4]，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5]？”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6]，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

百余骑敢赴鸿门，
到口肥鲜竟不吞。
刘伪项真双绝代，
后来成败莫须论。
(戴名世《鸿门双绝》)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7]，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8]，从酈山下^[9]，道芷阳间行^[10]。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11]，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12]，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13]，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14]；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15]，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16]。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倪思《班马异同》引刘辰翁的话说：“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

以上写刘邦机智脱险，回归军营，清除内奸。

[注释]

[1] 陈平：第二年即归刘邦为谋主。事详《陈丞相世家》。 [2] 大行不顾细谨二句：干大事不要顾忌细小的差池，行大礼就不要怕小的责难。这两句是说干大事业的人不必拘泥小节。 [3] 俎：砧板。 [4] 我为鱼肉：喻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5] 大王来何操：大王来时带来了什么礼物。 [6] 玉斗：玉制酒器。 [7] 置车骑：丢下来时所带的车骑。 [8] 夏侯婴：号滕公，封汝阴侯，与樊哙

同传。靳彊：封汾阳侯。纪信：从刘邦为将军。 [9] 酈山：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东。 [10] 道芷阳间行：取道经芷阳的小路走。芷阳，秦县名，县治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东。 [11] 度（duó）：估计。 [12] 间至军中：此为张良估计，按间道，即走小路近道已到军中。 [13] 杯杓：这里作酒的代称。 [14] 再拜献：谦词，郑重奉上的意思。 [15] 有意督过：有责备其过之意。 [16] 竖子：小子。范增明骂项庄，暗斥项羽。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1]”，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2]？何兴之暴也^[3]！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4]，相与并争，不可胜数^[5]。然羽非有尺寸^[6]，乘势起陇亩之中^[7]，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8]。及羽背关怀楚^[9]，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10]，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11]，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12]，尚不觉寤而不自责^[13]，过矣^[14]。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15]，岂不谬哉！

以上为“太史公曰”，集中评论项羽的功过及其失败的原因。

[注释]

[1] 周生：汉时儒者，史失其名。重瞳：两个瞳孔，古人认为

这是神异非凡的品相。 [2] 苗裔：后代。邪：通“耶”。 [3] 暴：突然。 [4] 蜂起：像蜂一样成群地飞起来。 [5] 胜 (sh ng)：尽。 [6] 尺寸：喻微薄的凭借，或尺寸之地，或尺寸之权势。 [7] 陇亩：田野，这里指民间。 [8] 近古：近代，指战国及秦楚之际。 [9] 背关怀楚：项羽入关烧杀抢掠，他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关中人民的不满，于是放弃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中而东归彭城。背，放弃。关，关中之地，即秦地。 [10] 矜：夸耀。伐：功劳。 [11] 力征经营天下：指只依靠武力来夺取天下，故项羽行兵多残暴不仁，常常是屠城滥杀，巨鹿之战坑秦降卒二十万，引起了关中人民的愤怒。 [12] 身死东城：谓身死东城之乌江浦。此东城是地名借代中以大代小，以东城代指所属的乌江浦。也就是“身死东城”与“自刎于乌江”是一码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说：“古人之文有举大名以代小名者，后人读之而不能解，每每失其义矣。”有人将“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对立起来，正是不明地名借代的误读。 [13] 寤：通“悟”。 [14] 过：错误。 [15] 乃引句：项羽垓下败亡，走投无路，还对部下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亲身参加七十余战，从没有打过败仗，于是称霸天下。现在落到这地步，是天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司马迁直斥其非，故赞语详列项羽失败的原因。引，援引，据为理由。

[点评]

项羽设鸿门宴，他本可以杀掉刘邦，如果这样，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当年项羽才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马背上的将军，性情又直爽，听了几句奉承话就丧失了理智，刘邦抓住项羽的弱点，老谋深算，与樊哙一行对好口径，颠倒事实，一番巧辩，反而数落得项羽自觉理亏，其政治手腕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鸿门宴拉开楚汉相争序

幕，这是一场文斗，说理斗智，项羽主动变被动，它预示项羽必败，所以范增说：“今天放走刘邦，日后我们都要成为他的俘虏！”不幸而言中。数年后，楚王项羽失败，汉王刘邦胜利，建立了汉朝。

汉高祖刘邦，西汉的开国皇帝。他三十九岁起兵参加秦末农民起义，秦亡后，又与项羽争夺天下。前后经历八年征战，终于灭楚称帝。由于刘邦庙号高祖，所以记叙刘邦一生经历与功业的传记，称《高祖本纪》。本文节选高祖入关一节，是刘邦创业最辉煌的一段历程。他一路西征，赢得民心，入关破秦约法三章，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得人心者得天下，楚汉相争，刘邦赢得胜利，我们可以从他入关的所作所为中得到很多启示。

《史记评林》引茅坤的话说：“读高祖纪须参项羽纪，两相得失处一一入手。”

高祖本纪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1]，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2]，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3]。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4]，秦将王离围之巨鹿城^[5]，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6]，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7]，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8]，其父

吕青为令尹^[9]。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10]，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11]。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2]。

以上写沛公奉楚怀王之命率军西征，兵锋直指秦都关中。

[注释]

[1] 宋义：项梁部将。 [2] 陈留：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开封东南。 [3] 吕将军：陈胜部将吕臣。 [4] 赵歇：战国时赵国后裔，秦末为赵王。 [5] 巨鹿：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北平乡西南。 [6]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 [7] 彭城：即今江苏徐州。 [8] 司徒：官名，掌教化。 [9] 令尹：楚官名，即司丞相之职。 [10] 范增：项梁谋士。事详《项羽本纪》。 [11] 关：指函谷关，以及武关。 [12] 关中：西散关、东函谷、南武关、北萧关，四关之中的地区史称关中，秦腹地。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1]，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2]：“项羽为人僇悍猾贼^[3]。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4]，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5]，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僇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

刘邦善结人缘，在楚军中称“宽大长者”；项羽强势，被楚诸将斥为“僇悍猾贼”，项刘两纪将二人处处对照描写，此其一例。

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阳^[6]，与杠里秦军夹壁^[7]，破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8]，大破之。

[注释]

[1] 奋：愤激。 [2] 诸老将：指楚旧时遗臣，他们妒忌项羽，怂恿怀王钳制项羽，令项羽北救赵隶属于宋义。 [3] 僇悍猾贼：勇猛凶残。 [4] 无遗类：全部灭绝，没留下一人。 [5] 不如更遣句：不如另派一位忠厚的人仗义向西进军。扶义，仗义。 [6] 道：取道。成阳：即城阳。 [7] 杠里：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鄄城东南。夹壁：对垒。 [8] 楚军出兵击王离：指项羽的巨鹿之战。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1]，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2]，遇刚武侯^[3]，夺其军，可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4]，昌邑未拔。西过高阳^[5]。酈食其为监门^[6]，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7]，使两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长揖^[8]，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9]，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酈商为将^[10]，将陈留兵，与偕

踞床洗足非为慢，
长揖军门也不多。
大抵英雄皆坦率，
子阳磬折竟如何。
(张宪《酈生长揖
图二首》之一)

攻开封^[11]，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12]，又战曲遇东^[13]，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14]，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阳^[15]，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16]。

[注释]

[1] 彭越：反秦将领之一。事详《彭越列传》。昌邑：秦县名，县治在今山东巨野东南。 [2] 栗：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夏邑。 [3] 刚武侯：史失其名。 [4] 申徒：即司徒。 [5] 高阳：古邑名，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6] 酈食（yì）其（j）：刘邦的谋士和说客。事详《酈生陆贾列传》。监门：即监门吏，秦代基层役吏。 [7] 踞床：坐在床上。床，类似板凳一类的坐具。 [8] 长揖（y）：深深地拱手行礼。 [9] 摄衣谢之：整顿一下衣服，向酈生表示歉意。 [10] 酈商：酈食其之弟。事详《樊酈滕灌列传》。 [11] 开封：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开封南。 [12] 白马：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旧滑城东。 [13] 曲遇：古邑名，在今河南中牟境内。 [14] 荥阳：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15] 颍阳：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许昌西南。按，《汉书·高帝纪》作“南攻颍川”。颍阳为颍川郡属县。 [16] 轘（huán）辕：关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轘辕山中。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1]，沛公乃北攻平阴^[2]，绝河津^[3]。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4]，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龔战犍东^[5]，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龔走，保城守宛。

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6]，黎明，围宛城三匝^[7]。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8]。今足下尽日止攻^[9]，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10]，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11]。还攻胡阳^[12]，遇番君别将梅鋗^[13]，与皆^[14]，降析、郾^[15]。遣魏人甯昌使秦^[16]，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

沛公招降秦南阳郡守并封侯，于是秦地方官纷纷归降。

[注释]

[1]司马印：反秦将领之一，因功被项羽封为殷王，后降汉。 [2]平

阴：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3] 绝河津：封锁黄河渡口。 [4] 阳城：古邑名，在今河南登封告城镇。 [5] 南阳：秦郡名，郡治宛城在今河南南阳。崎，郡守名。犇（chū），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鲁山东南。 [6] 更旗帜：更换旗号。 [7] 三重：三重。 [8] 坚守乘城：登城坚守。乘，登。 [9] 止攻：留下来攻城。 [10] 丹水：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淅川。 [11] 高武侯颙、襄侯王陵：颜师古认为此二人非《高祖功臣侯表》中临辕侯戚颙、安国侯王陵，别为二人，师古说是。西陵：《汉书》无此两字，疑为衍文。 [12] 胡阳：汉县名，在今河南唐河南。 [13] 番（pó）君：即吴芮。 [14] 皆：同“偕”。 [15] 析：秦县名，即今河南西峡。酈：秦县名，县治在今河南镇平东北。 [16] 使秦：据《秦始皇本纪》，刘邦破武关后，使人私与赵高通谋，即指此。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酈生、陆贾往说秦将^[1]，啖以利^[2]，因袭攻武关^[3]，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4]，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5]，秦人喜。秦军解^[6]，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注释]

[1] 酈生：即酈食其。陆贾：刘邦谋士，与酈生同传。 [2] 啖

《史记评林》引刘辰翁的话说：“两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以上写刘项两军，项羽战河北，刘邦战河南。当项羽大败秦军于巨鹿，收降秦将章邯之时，刘邦一路势如破竹，已兵入关中。

(dàn)以利:诱之以利。啖,以食喂人。 [3]武关:关名,在今陕西丹凤东南。 [4]蓝田:秦县名,即今陕西蓝田。 [5]卤:同“掳”。 [6]解:同“懈”。

凌稚隆《史记评林》说:“沛公不杀子婴与约法三章、义帝发丧,三事最系得天下根本。若项羽则一切反是矣。”

《史记评林》引张之象的话说:“先言‘秦人喜’,后言‘秦人大喜’,后又言‘人又益喜’,连用‘喜’字,斯可以观人心矣。”

以上写刘邦破秦,除秦苛法,约法三章,秦民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汉元年十月^[1],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2]。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3],封皇帝玺、符、节^[4],降轺道旁^[5]。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6],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7]。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8]。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9]。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10]。”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注释]

[1] 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刘邦为汉王，为汉纪年之始。十月：阴历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承之。 [2] 霸上：即白鹿原，在今陕西西安东南。 [3] 系颈以组：用丝带系着脖子。这是亡国的国君向别人投降时表示服罪的样子。组，丝带。 [4] 玺：天子印。符：铜质虎符，命将时所用。节：竹节状物，上加旒饰，使者持以为信物。 [5] 轺（zh）道：即轺道亭，在今陕西西安东北。 [6] 属吏：交给司法官员看管。 [7] 偶语者弃市：几个人在一起相对聚谈的，就处死。偶语，相对而语。弃市，斩于市曹。 [8] 伤人及盗抵罪：伤害人及盗窃财物的要按情节轻重判罪。 [9] 皆案堵如故：各安其位，一切如故。案堵，即安堵，没有变动。 [10] 待诸侯至而定约束：等各路诸侯的军队来到，再决定如何处置。

[点评]

司马迁写高祖入关，在叙述史事的同时，还写出了刘邦获得成功的一些客观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秦政暴虐，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刘邦审时度势，勇敢地加入了起义军行列。刘邦在西征途中避实击虚，项羽承担了主战场抗击秦军的重任，所以行文中时时插入对项羽的描写。主观原因，司马迁通过大量历史事实告诉读者，刘邦成功有着他个人的性格、才能和主观努力。刘邦秉性“仁而爱人”，在秦末严酷少恩的政治环境中，刘邦的性格很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刘邦押送囚徒去骊山，由于途中有很多囚徒逃亡，他索性全部释放，反而赢得了一批“徒中壮士”的拥护，拉起了起义队伍。刘邦能当西路军统帅，也得益

于他“仁而爱人”，楚怀王的诸老将都拥护刘邦。刘邦机敏过人，善于学习，能识人、用人。他当泗水亭长，并无出众的才能。他拉起队伍起义，形势迫使他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这样，他在斗争中迅速地增长才干。善谋的张良，外交才干突出的酈食其等都佩服刘邦。韩信、陈平这样的智能之士，都是从项羽阵营投奔刘邦的。刘邦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也说：“说到在帷帐中筹谋策划，就能在千里之外决定胜利，我比不上子房；安定国家，抚慰百姓，供给粮饷，使粮道通顺，我比不上萧何；统率百万军队，每战必胜，每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他，这是他被我消灭的原因。”刘邦特别强调这一点，说明他重视人才、善用人才，这也是他主观努力发挥到极致的表现。总之，司马迁写高祖入关，写刘邦取天下，不是把他作为“神”来写，而是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来写，如他怎样争取民心、怎样重视人才等。刘邦的成功带给了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十 表

《史记》十表共九序。唐代司马贞说：“《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史记·三代世表〉索隐》）清代赵翼说：“《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廿二史劄记》卷一）准上，则“表”之义：

1. 表隐微之事，使之鲜明。
2. 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
3. 表与纪、传互为经纬，是联系纪、传的纽带。

《史记》十表，用以反映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建立了古代的年代学理论，最有章法义例。十表序列如次：（一）三代世表、（二）十二诸侯年表、（三）六国年表、（四）秦楚之际月表、（五）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六）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七)惠景间侯者年表、(八)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九)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除《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序外，每表前面有一段序文，都是司马迁撰写的史论，阐释年表内容和历史断限的理论。

本书选读四篇年表的序文，以贯通历史。

三代世表序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1]，尚矣^[2]。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3]，周以来乃颇可著^[4]。孔子因史文次《春秋》^[5]，纪元年，正时日月^[6]，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7]。

[注释]

[1]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代：指夏、商、周。 [2] 尚矣：久远啊。 [3] 谱：罗列世系。 [4] 颇：略微。 [5] 次：编次。 [6] 正时日月：应为“正时日月”，即校核、考定一年史事发生的春夏秋冬四时和某月某日。《春秋》编年，是历史记事的一大进步。 [7] 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三代世表序》的主旨是交代“多闻阙疑”“疑则传疑”的述史原则。《陈丞相世家》说“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

《三代世表》谱列五帝三代世系，而篇名只称“三代世表”，不命名为“五帝三代世表”，义例有三：（1）五帝禅让，不是传代，不能用“五帝世表”之名；（2）五帝时代，系传说之史，世系不可确考；而三代称王以后的世系明晰，故用“三代世表”之名，示意三代称王以来的世系才较为可靠；（3）三代世系长远，皆出自黄帝之后，表名三代，追溯五帝至人文始祖黄帝。本文所选是表前的一段序文，可称《三代世表序》。

出，其计秘，世莫得闻”。即用阙疑之法。《周本纪》说西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崇侯虎因此谮害西伯说他“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于是“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而《殷本纪》则说纣贪淫滥杀九侯之女，又醢了九侯，脯了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两本纪相接蝉联，而记载不同，就是用互见法并存异说，“疑则传疑”也。

余读谍记^[1]，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2]。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3]！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4]。

[注释]

[1] 谍记：《汉书·艺文志·历谱》条有：《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这些书均是春秋以后的伪托书，所记帝王年数、世系，乃传闻奇说之记录，司马迁以为不可靠，弃而不取。[2] 稽其历谱谍等句：司马迁把历代之谱谍与阴阳家阐述的“五德终始”典籍互勘，并和古文对照，结果出入很大，矛盾百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公枲生终始》十四篇，《邹子》四十九篇。这些书即是所谓的“终始五德之传”。稽，考核。乖异，指抵触、矛盾。[3] 夫子二句：这里说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并非写作上的疏失，而是文献无征，故阙而不载，正是严谨的态度。[4] 于是句：这句是说《三代世表》是根据《五帝系谍》并

参考《尚书》编次而成的。集世，指编述了世系。共和，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赶走了残暴的厉王，王室政权由周公、召公两卿共同执政，史称共和。共和维持了十四年后，大臣们拥立了厉王之子即位，就是周宣王，恢复了周天子的统治。这一重大事件司马迁作为历史断限的临界点，所以《三代世表》起于黄帝，迄于共和，而以共和元年为《十二诸侯年表》之起点。

[点评]

《三代世表》只谱世系，而不纪年，司马迁在序文中特作交代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也就是说，传说古史的世系与纪年是不可靠的，因此，司马迁屏除了黄帝以来的年数，只谱列世系以勾画上古史的发展线索，疑以传疑，是符合实录精神的。

《十二诸侯年表》谱列春秋之时的列国事件，共有十四栏，即：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除首栏周为共主之外，实谱十三诸侯。因第二栏鲁象征《春秋》当一王之法，不计在十二数中，故表名《十二诸侯年表》。本文所选是表前的序文，可称《十二诸侯年表序》。

十二诸侯年表序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1]，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2]。曰：呜呼，师孳见之矣^[3]！纣为象箸而箕子唏^[4]。周道缺^[5]，诗人本之衽席^[6]，《关雎》作^[7]。仁义陵迟^[8]，《鹿鸣》刺焉^[9]。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10]，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11]，乱自京师始^[12]，而共和行政焉^[13]。是后或力政^[14]，强乘弱^[15]，兴师不请天子^[16]。然挟王室之义^[17]，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18]，诸侯恣行^[19]，淫侈不轨^[20]，贼臣篡子滋起矣^[21]。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22]，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23]，四国迭兴，更

为伯主^[24]，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25]。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26]，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27]，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28]，王道备，人事浹^[29]。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30]。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31]。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32]。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33]。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34]，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35]，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36]，颇著文焉。

王道备，指为后王立法；人事浹，指为人伦立则：此两者为《史记》效《春秋》之大旨。

以上写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背景、目的和影响。

[注释]

[1]《春秋历谱谍》：泛指古代典籍、历谱书。历谱，指记载年历与氏族谱系的文献。 [2]废书：把书放在一旁，指离开

书。 [3]师挚：鲁太师名挚，与孔子同时代人。周道衰微，雅乐失堕，他整理了王室音乐，在鲁国演奏《关雎》，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见《论语·泰伯》第十五章。 [4]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纣王骄奢逸乐，箕子见微知著而为之悲叹。象箸，象牙筷子，象征淫逸。箕子，纣王的叔父，他因谏纣不听而佯狂为奴。唏，悲叹声。 [5]周道缺：周道衰微。 [6]衽席：卧具，喻夫妇之道。 [7]《关雎》：《诗·周南》中的第一篇，本是一首民歌，东周初年时作品。后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贵族婚礼上的唱诗。《毛诗序》曲解说是歌颂文王夫妇道德的作品。司马迁根据鲁诗说认为《关雎》《鹿鸣》都是讽刺诗。 [8]陵迟：衰落，衰败。 [9]《鹿鸣》：《诗·小雅》中的第一首诗，是贵族宴会宾客时的唱诗。 [10]恶（wù）：讨厌，不喜欢。 [11]厉王遂奔于彘：厉王姬胡，西周第十传国君，贪利暴虐，公元前841年被暴动的国人逐出镐京，逃奔于彘。彘，古邑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 [12]京师：西周京都镐京。 [13]共和行政：厉王被京师国人放逐，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十四年，史称共和行政。 [14]力政：凭恃武力征伐。政，读“征”。 [15]乘：欺凌。 [16]兴师不请天子：《论语·季氏》第二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王室衰微，诸侯自专，征伐由己，但仍打着尊王的旗号为诸侯盟主，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 [17]挟（xié）：挟制。此处意为假借。 [18]五伯：即春秋五霸。伯，读“霸”。五伯有两说。《孟子·告子》篇赵岐注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五伯。《荀子·王霸》篇则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句践为五伯。《史记》并存其说。这里指赵说。《货殖列传》所叙五伯指荀子说。《天官书》兼包二说，谓秦、楚、吴、越皆为伯主。 [19]恣行：恣

意妄为。 [20] 淫侈不轨：淫逸奢侈，不遵法度。 [21] 贼臣篡子滋起矣：弑君的臣和杀父自立的儿子一个接一个起来了。滋起，频繁地发生。《太史公自序》说春秋时代有弑君之臣三十六。 [22] 成周：指西周盛世。 [23] 阻、负、介、因：都是具有凭恃的意思。三河：河东、河内、河南的总称。雍州：古九州之一，指今关陇地区。 [24] 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指齐、晋、秦、楚等国轮番起来成为霸主的意思。迭（dié），更番、轮流。 [25] 文武二句：指周初文王、武王所封的大国如鲁、卫、燕、蔡等反而被原来微小而后兴起的五霸征服了。 [26] 干七十余君：孔子周游列国，据《孔子世家》记载，曾到过宋、卫、陈、蔡、齐、楚、晋、曹等十多个国家，但并无七十余君。这里是凭传闻记述，用以形容孔子谋求用世的积极精神，不必指实。干，求。 [27] 兴于鲁：从鲁国的历史记载出发。指《春秋》以鲁国史为依据。 [28] 制：制定，引申为寄寓。义法：指《春秋》的褒贬笔法。例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29] 王道备，人事浹（ji）：指《春秋》对王道和人伦的阐述十分完备和周洽。浹，同“洽”。 [30] 褒讳挹损：“褒讳”与“挹损”是偏义复词，偏重讳、损之义，指春秋以隐讳、刺讥为重点，表扬、增饰为辅。挹，“益”之借字。 [31] 《铎氏微》：《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有《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著。这是一本删取各种史书论述历史变迁，朝代兴亡的一部简编史书，今已不存。 [32] 《虞氏春秋》：《艺文志》的儒家类有《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著。《平原君虞卿列传》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篇目差异，可能是刘向校书时多分出了七篇。其书已佚不可考。清马国翰《玉函

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有《虞氏春秋》一卷。 [33]《吕氏春秋》：秦始皇相吕不韦招揽门客所著，又名《吕览》，《汉书·艺文志》录入杂家类。 [34]摭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从历史典籍中采录资料以著书。摭（jùn）摭（zhí），收集，摘取。春秋，泛指典籍。 [35]张苍历谱五德：张苍著《终始五德传》，事详《张丞相列传》。 [36]董仲舒推“春秋”义：即发挥《春秋》义理的书。《索隐》认为是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推，推演，发挥。按，“春秋”本为古代典籍泛称。本文只有三处以“春秋”作为孔子书之专名，即这里的“推《春秋》之义”和前面“兴于鲁而次《春秋》”，以及下文的“表见《春秋》《国语》”三处。凡称专书的“春秋”必冠以他名，如《虞氏春秋》《吕氏春秋》。故本文将泛指典籍的“春秋”用引号而不用书名号，以资区别。

汤谐《史记半解》说：“要删二字，乃一部《史记》。缙绍《春秋》大指。”

以上总结前代历史典籍的得失，阐明《史记》效《春秋》的述史目的。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1]，驰说者骋其辞^[2]，不务综其终始^[3]；历人取其年月^[4]，数家隆于神运^[5]，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迄孔子^[6]，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7]。

[注释]

[1] 儒者断其义：指儒家经传偏重阐明义理，对历史事实记述很少，不能叫历史书。 [2] 驰说者骋其词：指纵横家、杂家的著述，这里就是指《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虽谈说博辩，但没有系统地阐述史实。骋其辞，肆无忌惮地夸